

迷途



沙岡著

本書係馬華名作家沙風之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所收七篇作品
除去一篇「詩人方如夢」曾刊在「蕉風月刊」小說專輯外，其餘
六篇：「搬家」、「老屋」、「在病院中」、「浮沉」、「迷途
」和「出身」均散見於「南洋商報」文藝副刊及小說版。

作者之文筆流暢、凝練成熟；題材現實、情節撲素動人、形
象鮮明，更是本書的一個特色，是一部極有份量的作品。

作者的另一個筆名為原上草。



洪天賜教授捐贈

短篇小說集

迷途

沙風著



呼聲叢書之二

1975年6月初版

0001-5000

目錄

詩人方如夢	1.
搬家	38.
老屋	52.
在病院中	69.
浮沉	84.
迷途	121.
出身	140.
後記	156.

詩人方如夢

方如夢自以爲是詩人，因此平素自視甚高，不論什麼事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那怕這見解往往有悖情理，他也要辯個口沫橫飛。他既是詩人，當然是要有一些詩人的風度，所以說話、行動、做事，在在都表現出和常人不同的地方，他認爲不如此便沒有藝術的氣味，不配作爲詩人。不過，這情景落入一般人的眼裡，就好像覺得他有點瘋瘋顛顛的樣子。

在以前求學時代，他的確曾經用心寫過不少的小詩，雖然大半都是暗中寫給女同學的，並不很成功，但是却因此博得「多情詩人」的雅號，他不以爲忤，反而感到沾沾自喜起來。從那時候起，他就立下宏願，以寫詩爲終生的大事業。

方如夢一經沉溺在幻妙的詩境裡，書也無心唸，於是他離開學校，回到家裡專門寫詩。他要歌頌，他要讚美，而後他要像彗星似地燦亮整個荒涼的詩壇，再進而穩坐詩界的第一把椅子。照他個人的見解，目前真正稱得上詩人的，除了他實在找不出幾個，只要他好好的幹，那還不如願以償嗎？如果他真的如此虛心學習下去，憑他的天才或者會有成就的一天，可是他經不起考驗，詩作一篇篇的寄出去，一篇篇的差不多都給編輯退回來，他灰了心，索性擱筆不寫，寧願出外到處遊蕩，飄飄搖搖地作他空頭詩人去，當

人家問他近來詩作多不多？他的牢騷就來了：「哼！整個文壇都是烏烟瘴氣，有那些是可以稱做詩的？我和他們在一起，不怕污辱了我的人格！」

「你詩人應該起帶頭作用呀！」人家又問。

「管屁用！他們都妒忌我的天才，這個你老兄不明白。不過時間未到，到了再說。」

詩人不寫詩，並不是小看了自己的天才，照方如夢的意思，他要想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的搞上一搞，譬如說組織一個小團體，專事寫詩，由自己去領導，過一過大詩人的癮。可惜是沒有人願意接受他的號召，那些朋友都是他稱為文藝界第一流的，個個都閃避着他，或者表示出冷淡。方如夢沒有法子，他罵他們是涼血動物，空有虛名，難怪文壇一團糟！

寫詩的路走不通了，別的不想做，也不會做，這樣方如夢人是自由的，可是心情不痛快。他恨這個埋沒了他詩才的世界，恨那些只會沽名釣譽的文壇市儈們，這還不算，最令他憤憤不平的還是那個老而不死的爸爸，長日對他板起一副臭臉孔，除了供給他兩餐粗茶淡飯外，一個錢也不多給他花，無論他怎樣輾來硬去的苦求，都不能打動老頭子的心。他雖是詩人，但還不是超凡入聖的神仙，吃喝玩樂樣樣都要，當然少不了錢。他罵父親混蛋！不懂詩才需要金錢的滋潤才能開出奇葩的道理。今天他落得如此尷尬的田

地，老頭子要負起大部份責任。

不過，老頭子也有他的苦衷，當初他的確對這個長子抱有很大的希望，不惜儉食省用的送他唸書，指望將來出來掙一份事做，分担他作爲一個街頭小販的辛苦。那知兒子不唸書了，要專心寫詩，他不反對，在他想來就不唸書也罷，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也算個成人模樣，好歹會替自己的出路着想。三兩年不經不覺過去了，兒子一成不變，只懂坐下吃飯，伸手要錢的過日子，老頭子越看越不像話，先是實行經濟封鎖，然後逼他去做事。堂堂詩人的方如夢不想做事，和老頭子吵了一頓，賭氣離家出走了三天，結果還是像隻鬥敗公雞似走了回來。當下老頭子和他約法三章，寫詩由他去，兩條路子由他選擇：一是幫忙他到街邊作買賣，二是介紹到鄉下膠園去，在一位世伯手下學做事。詩人考慮了一個月零兩天，答應走第二條路。因爲他實在看不慣這城市的齷齪，他要找個清靜的地方歸穩起來，利用山川鍾靈之氣充實詩才，多多寫些咒罵人世虛偽的詩篇，出口心中的烏氣。主意定好，詩人就這樣沒精打采地離開了毫無溫情的家。

四月的陽光從雲端裡撒下來，輕輕鋪滿了高低不平的土地。這時正是上午，××膠園還裹在一片寧靜中，憩息了一夜的葉子仍舊高高垂着，一動不動的像做着未完的夢。一對烏蛇似的鐵軌從附近穿過，直向被陽光炙得發黃的山崗下衝去。更遠是一帶翠綠的

山林，有幾處還騰騰上昇着霧氣，迷迷茫茫地彷彿不甚勝力的樣子。啼倦了的鳥雀開始在枝極間穿插飛撲，成群的鷓鴣飛落到公路上，側着小頭靜聽四週的聲音。遠處偶而飄來一陣樹木倒折的巨响，接着又嚷伏在草叢深處的蟲鳴掩蓋了。

「甲巴拉」長發伯剛從大夢中醒來，此刻正在冲涼間裡刷牙齒。這個五十開外的包工頭，在這個膠園中管轄着二三十個估俚，差不多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人長得矮小，可是透露着精悍，一身古銅色的皮膚，充份表現出他是從極端辛勞中掙扎過來的人。到目前為止，他的事業和頭上疏疏落落的白髮一樣，可說稍有顯著的成就，只是倘不能算得意，他的事業野心常常使他感到不滿足，所以他做事認真，喜怒無常，對待手下的估俚自自然然就刻薄起來，工錢低，工作苦，這是「長發公司」的特徵；奇怪的是估俚們都心甘情願的替他效勞賣命，有些着實實跟隨他十多年，眼見快要成爲白頭老兒了。長發伯看透了這批估俚的心裡，「他們沒有我，要找碗飯吃就艱難。」他驕傲地對自己說。當然有時也公然對外間透露他的觀感，那場合就是在會館消閒時跟人爭點名譽的時候。

長發伯工務之餘，也愛偷閒到城裡的會館去消磨時間，高興一來，或者勾留得三天兩天也是常事。好在工作有帶工，這事他儘管可以放得下心去。昨天晚上他打城裡回到膠園已是下半夜，一覺睡到太陽升得老高了，還覺得不十分過癮，爲了多天不會視察工事，

，他不得不勉強睜開眼睛，裝成一副清醒的神氣。

「爸！有人來找你。」女兒素貞急步跨進來報告。

「誰？」

「一個年青人，挽着皮篋，不認識的。」

長發伯匆匆把面巾往八字鬍子上左一抹右一抹，嘴裡一面問：「有什麼事嗎？在那裡？」人也立刻朝外走，才走出沖涼間，差點和迎面來的人撞個滿懷。

「哈囉！我想你是長發伯罷？」來人是詩人方如夢，今天開始下鄉來了。他只顧朝屋裡打量，看也不看這位世伯。

長發伯打量這個冒失鬼似的青年人，縐着眉頭想了一會：「你是誰啊？」

「方如夢！四四方方的方，人不如我的如，夢見你的夢，是你叫我來的呀！」詩人極不願意似的說完，就大步向屋裡走一圈，每間房子探頭望一望，嘴裡嘖嘖的稱讚着：「這地方不錯，夠寬敞，夠風涼，我真喜歡！」

「過來！」長發伯想去攔阻他，趕不及了就這麼叫。

「這面窗子開得太小，當初怎麼不鑲上玻璃呀？」詩人用品評的口吻回答道，還不算走過來。長發伯湊前去，沒精打采的問：

「你真的要來這裡找事做嗎？」

「這個還用得着問？」方如夢把瘦嶙嶙的胸一挺，釘着世伯唇上的八字鬍子：「難道你不喜歡？」

「坐下來，坐下來我們談談！」世伯把手亂擺，一時間真不知要怎樣回答好。在早先，當他得到對方家長要求爲世侄謀一份差事的時候，還以爲是隨便說說，也就隨口敷衍，他不相信一個文縐縐的讀書人能習慣在風雨下討生活，沒想到真個來了，那麼他惟有真個考慮考慮。

詩人摸把椅子坐下來，大大方方的架起一隻腳，嘴巴張開，做夢一樣的眼睛却落在站在不遠的素貞臉孔上。

「老侄！」長發伯聲音拉得長長的。「我這裡做的都是些苦工，你從學校裡出來，能做些什麼呢？」

「寫詩！」詩人那做夢似的眼睛拉回來了，回答得非常乾脆。

「寫詩？」

「對！寫詩，不論古典派、現代派、未來派全會！」

「啊！」世伯不知是驚是喜，心裡却在嘀咕，因爲他本身不是讀書人，文字上只限於簽名和打圓圈，詩是什麼東西和大鋤大斧有什麼聯帶關係，他不曉得。不過他却曉得工作還是靠氣力，沒有聽人說過靠詩。

「在這裡我可以寫更多的好詩，美化四周的緣野，美化這一帶遼闊的膠園，美化我們之間的情感！」詩人彷彿摸到了話頭，越說越興奮，站了起來。「還有，我要寫許多許多咒罵那些人的詩章，拆開他們沽名釣譽的假面具！」

「坐下來！坐下來！」世伯一把扯他不着，也站起來。

「你知道我來這裡的目的沒有？」詩人責問世伯。立刻又代替了回答：「古人說：道不行，乘桴於海，我就是這個意思，決定溷跡在這裡，好好寫我的詩章，要世人看看我的厲害！」

「啊！」世伯變成了傻子。

方如夢滿臉忿懣的顏色，所有的委屈彷彿在剎那間都湧上了心頭。他大步在樓板上登登地走着，好像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一面走，一面說：

「在這裡多好，看不見那些卑鄙者的臭臉孔，聽不見俗不可耐的城市囂聲，早知道我就快點來——喔，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呀？」如夢一招頭，停在素貞的面前。

長發伯冷眼旁觀，心裡非常不高興，但是不便當面指斥，爲了對方是遠客，而又念在和他老子的情面上，還得保持一種寬宏大量的風度。他大力的咳嗽着，心想：「要不要把他留着呢？」

眼見着姑娘家跑掉了，詩人有點無聊起來。長發伯立刻堵上去，怕他再打尾跟。

「你已決定在這裡工作嗎？」世伯打算好了。

「對呀！」

「工作辛苦呵！」

「世界上有什麼比寫詩更辛苦呢？」

「工錢不多。」

「我會寫詩賺錢！」

世伯沒有話說，這個「詩」實在神通廣大，把他弄迷惑了。「那麼你跟我來，和我到公司房找個住宿的地方。」他把詩人引出了大門。

「不必客氣，就住在這裡好了。」方如夢一把抓着門棟，回頭就走。

「不是這裡！不是這裡！」長發伯手臂一攔，差點沒揪着他的頭髮。「我說，你跟我來！」不得他回答，連推帶拉的把他送出門外去。

「這個人倒蠻好玩的，你看會不會是傻子？」一直躲在房裡偷聽的長發婆走出來，攔着回來的丈夫問。

「我看——」長發伯擰着八字鬍子，朝那邊望一眼。「大概是罷？不過他還年青，氣力是有的，還用得着！」

眨眨眼，方如夢在這裡住了十來天。

鄉下的十來天功夫，在方如夢看來好像住了十多年。一向見慣了城市景物的他，一朝跌進這鬼域淒涼的世界裡，心情上首先就引起了極度的不安，心情不安當然沒有美感，沒有美感他就不會寫過詩。他憎厭這種地方，老想偷偷溜回老家去，可是想起老家的情形，又感到惡心。他很苦悶，後來他想開了，「我是爲了隱居而來的啊！」他安慰自己說，心中又毫無所謂起來，自自然然的住下去。

「我是懷才不遇的隱居者！」他常常這樣提醒自己，心裡雖然微感到悲哀，但身份却似乎因此高了不少般的。世伯派給他一份輕便的清理芭場工作，他做一天，歇兩天，因爲他覺得太辛苦了，而且一個隱居者崇尚清高，並不適宜工作，他正是遵照着這原則。世伯知道了，也不怎樣過份的責備，他說，不工作，便沒有錢，要世侄好好想。如夢沒有想到隱居的生活也要錢，一提，倒攪起了他滿腹牢騷，漲紅着臉，向世伯大嚷：

「這樣，我簡直是落難了！」

世伯不知道他說什麼，翹着八字鬍子怔了半天，不和他說。

詩人自顧自詛咒起來，他覺得美麗的理想已經崩毀，隱士生活原來如此費氣力。「我就不信邪！看他能奈我何嗎？」他恨恨地想，以爲世伯有意爲難他，不體諒詩人身份的清高。他繼續到處閒逛，看山水、聽鳥音，到小店去喝流水茶和打小牌。這是要做給

世伯看，詩人不是老粗，非晒太陽就不能過活，只是一到吃飯時候他就朝世伯家裡走，因爲詩人到底不是仙人，肚子會發慌的。

長發伯格於好友的情面，同時也起了一番憐才的觀念，初時倒也不吝嗇一些飯頭菜腳；可是見到世侄有長此終老的意思，自然不很習慣，慢慢就叫太太把剩飯殘羹倒給狗吃，使他知難而退。如夢撲了幾次空，心裡明白了一大半，於是不來了，改向認識的伙伴們身上打主意。然而一次起，二次止，自吃其力的伙伴們情面做到了，就不再理他。詩人走到了絕路，想清高也不行，不覺黯然而嘆息說：「唉！我今天真的落難了！」

一個清晨，朝露濡濕了一片隆然的坡崗，一株株蒼老的橡樹佇立在那裡，葉子大半已經褪落在地上，剩下枝枝高擎的樞叉，坡上躺著許多橫七豎八的樹幹，有些已經被鋸成許多小段，有些連著幾片小葉子，在風前輕輕的招搖。工人們已經離開了被窩走到這裡來，賣着力，流著汗，極力把衰老了的樹木弄掉，清理出一片好長新苗的芭場來。

滿懷悵鬱的方如夢今晨也破例參加了勞動工作。東一摸，西一摸，早已弄得頭暈眼花，休息時間未到，他不幹了，覓個空兒離開衆人朝陰涼處就走，坐在樹蔭下面看白雲。白雲冉冉而來，冉冉而沒，搞起詩人滿腹的情懷，「啊！我的身世就像白雲一樣的縹緲！」他浩嘆著，眼淚差點流下來。「去罷！他媽的！」他隨便抓起一把草葉奮力就摔！他恨這個不讓他成名的世界，恨自私自利的世伯，恨……他覺得所要恨的實在

太多，坐也坐不穩了，爬起來胡亂的往前就走，垂着頭，彎着腰，像病壞了的猴子一樣。

來到什麼地方，他不在意，反正世界到處一樣惹人厭惡，只有令人不快。好像行經一處割膠的行頭邊罷，他聽見有人叫：

「傻子！到什麼地方去？」

他是詩人，不是傻子，方如夢只顧低頭往前走。

「傻子！喂！我叫你哩！怎麼不睬人呀？」

帶工阿勝——「甲巴那」長發伯的外甥，不知什麼時候來到這裡，一頂硬壳帽握在手裡搨涼，嘴巴歪過一邊，一對銅鈴樣的眼睛直瞪着這個病猴子。

詩人停下了，緩緩抬起夢似的眼睛仔細看看叫人的是什麼東西。

「你叫誰啊？」他先是一怔，然後又無所謂起來。

「當然叫你啊！喂！傻子，你工作不做，要到那裡去？」

「你叫我傻子？」方如夢像在自語，擰過身去，準備不理他，可是一眼望見膠樹背後閃出一張割膠妹的俏臉孔，正在掩着嘴巴吃吃地對他笑。詩人精神不覺一振，隨即擺出一副自認非常神氣的姿態，認真起來了：「我傻子，你是什麼東西？笨豬！」

阿勝從作爲帶工時候起，就只有受到估們的尊敬，他的話從來就是聖旨，逆了他

的估俚總沒有什麼好處，事實上他一向橫蠻慣了，不大把估俚當人，當然估俚們也不把他當爲朋友，面前唯唯喏喏，背後却切齒痛恨。阿勝不理這些，他有後台，有推也不倒的權勢，喜歡討估俚們的小便宜就討小便宜，喜歡生事就生事，誰要是不習慣，「請走罷！」出門人不是爲了爭氣，所以長久以來都相安無事，看來一片太平氣氛。阿勝自認領導有方，自然把蠻橫也目爲有理，估俚們動輒得咎，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氣。今天他一時高興提早離開工場，躲在這裡跟割膠妹閒扯，不期然碰見心情不快的詩人，全沒料到竟敢目無天地的頂撞了他。

「趕快給我回到工場去！我是帶工，現在命令你！」帶工破題兒給估俚訓了一頓，很覺臉上無光，不過他到底明白對方的身份是特殊些，因此這些話還算客氣。

方如夢一臉不屑的打量那個東西，他不覺得害怕，因爲把詩人叫做傻子，這個污辱就值得他誓死力爭；而且，現在他還在命令他呢！尤其在一個女孩子面前，那還得了！他挺着胸膛，夢樣的眼睛居然瞪圓了。

「走呀！」帶工吼叫着。

詩人就像落地生根似的，怎樣也不動。

「你真不走！」

「哼！別人怕你，難道我也怕你？」詩人紮開馬步。

帶工用手指敲着帽子，考慮要不要動手揍他一頓。「好！你現在就回家去，走！」
「你管不着！」詩人鼻孔朝天，天上飛過一隻色彩斑斕的飛鳥，他沒看見，似乎只看見那張含情脈脈的少女的臉蛋。他忽然笑一笑，好像那裡得到了勝利，心裡有點甜甜的。

阿勝不聲不响，一把揪着詩人的肩膀用力就推，詩人站不穩腳，一屁股頓落在地上，爬起來後臉上再也笑不成了。

「你怎麼動手動腳起來？到底你有讀過書沒有？」方如夢摸着屁股，順手就拾起一根枯枝，逼前一步。

那個沒料到詩人如此不中用，心裡暗吃一驚，可看見了對方這種咄咄逼人的聲勢，要想罷休似乎又很難着手。「你想打架嗎？」帶工喊。

「隨便！」方如夢高高舉起枯枝，但是久久打不下去。帶工把帽子一拋，往後便退，詩人往前就進，帶工跨步上前，詩人往後便退，兩人旅進旅退一會，還是阿勝高傲慣了，沉不住氣，一伸手抓住詩人的武器，再伸我就連對方的脖子都箍住了。

「服不服？服不服？」帶工一手扯前，一手推後，嘴裡不住問。方如夢喉嚨頭咕嚕嚕地响，手足並用的亂掙一氣，鬧得頭昏眼花，始終扳不回劣勢。末了，他索性閉起眼睛，省下氣力，任由對方拖來推去的玩，等到他忽然感到渾身一鬆，藉機就往地上一躺。

。似乎躺夠了，然後睜開眼睛爬起來，四面亂看。

「那裡去了，有種的就別走呀！哼！」他嚷着，跳着，憑空揮了揮拳頭，一擰身，發現那個站着看得傻了的割膠女郎，他氣得不理是誰，對準了方向就衝。

女郎一陣尖叫，掉頭飛逃，連膠桶也不要了。

×

×

×

×

×

詩人一癱一跔地回到公司屋，已經是放工吃中飯的時候，工友們見他的奇形怪狀，都有點奇怪，不免有人追問起來。

「哼！我把阿勝那王八蛋好好整治了一場！」他神氣活現地說。

這話一傳說開去，工友們無不動心，三三兩兩的揣着飯碗或水罐子把詩人圍起來，大家七嘴八舌追問情理。方如夢不怕照實說，但在緊要關頭却說成了自己如何孔武有力，如何武藝高強。「幸虧他跑得快，我追他不上，不然……」他說得尤有餘怒。

「那麼你的腳？」睡在對面鋪位的老林問。

「你那裡知道是一場多麼劇烈的戰鬥！弄傷了一隻腳有什麼奇怪？」他噴了老林一臉口沫。

工友們都肅然起敬，嘴裡不住嘖嘖讚嘆詩人的勇敢和偉大。雖然當中有多少人表示

懷疑，但也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因為他們受到帶工的閒氣實在太多了，好歹不會見過有人代他們出口氣，這下聽了也相當過癮，於是都不約而同的伸出大拇指，表示他非常了不起，要得！

剎那間詩人如同成了打虎英雄，受到衆人的愛戴，這事使他受寵若驚，真覺得自己比誰都偉大。他繼續說着說着，忘了一身的疼痛和肚飢，說得高興的時候，簡直是熱血鼎沸，聲色俱厲起來。

「弟兄們！」他插着腰肢喊：「這是一個很好的真理！現在擺我大家的眼前，那就是，那就是我們決不能忍受！」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氣也不敢出。

「所以從今天開始，大家就要好好的團結起來，誓死把那個專欺侮我們的王八蛋滾出去！」詩人猛拍着胸膛，脖子也掙得通紅。

圍着聽的工友們一向有忍受的美德，本來不想多生事，但方如夢的姿態實在太動人，一言一語深入人心，大家就忍不住在心裡想：「看呀！人家多麼有正義感，正在爲大眾爭一口氣！」年青些的更興奮得用力鼓掌、喝采，竟有人喊起「萬歲」來。

一場隨便而又莊嚴的大會結束後，方如夢搖身一變，成爲工友群中的靈魂，不論走到那裡，總有一兩個隨從跟着他。他也自覺身份的非凡，儼然以領導者自居，一有空便

逼着人家聽他大言不慚的團結理論，而且一踏近別人的飯桌邊，便逢山吃山，逢水吃水，用不着客氣。照他說團結的初步工作就是合作，他餵飽了肚子後就方便爲大眾賣命，他賣命的方式，便是暗中偵察帶工阿勝的馬腳，準備再揍他一次。

阿勝自從那天把方如夢泡製了一番，心裡有點過意不去，因爲他對待手下的工友們儘管刻薄成性，但並沒有真正動手拚過命。這次居然一破前例，而且拚命的對象竟是舅父有點關係的，這不能不使他担點心，當然錯過不在他，從那裡說他都有理，怕只怕傳到舅父那裡，萬一老傢伙發起顛來，真不講理，那多少對他會有不方便。他打算先入爲主，預早在舅父那裡控詩人一狀，碰巧舅父有事外出，只好按下聽變。

等了兩天，舅父回來了，阿勝又沒想到要告狀這回事，他已經看好，人家決不敢把那件事鬧起來，他也樂得毫不知情，乾乾淨淨。這天他又大模大樣的執行例行公事，走到工場找人晦氣去。

「聽好，你們五個人到那邊去，把木頭鋸好，放在一堆，不能偷懶，等會我來一看就知道。你和他，到下面去清出一條路來，限上午弄好，現在就去！你們這幾個，就在這裡收拾收拾，不要老是看風景，知道沒有？……」

所有的都吩咐好了，阿勝打褲袋裡掏出一條手巾，除下帽子抹抹脖子上的汗水——事實上並沒有汗。然後從腰際拔出一根煙斗，吸一吸，就掛在唇角上，仰起臉看看躲在

樹林背後的太陽，回頭就要找處蔭涼的地方，這時他發現身後站着一個人，那是方如夢。幾天不來上工的方如夢不知什麼高興，忽然也來了。他穿戴得極爲體面，擺出一副非常閒適的姿態，又好像是偶然散步前來似的。

「你來做什麼？」阿勝摘下烟斗，把他上下打量着。

「當然有事情，你又來做什麼？」詩人橫了他一眼。

「是上工的就早一些來，不是就走遠一些去！」

「這裡又不是你買下的？不上工就來不得？」

「當然囉！」

「誰給你的權力？」

「我自己！」

「你能作主意？」

「都是我作主。」

「那麼糧期過了好多天，什麼時候出糧？我們要錢用？」方如夢伸出一隻巴掌。

「我不管這個！」帶工有點意外，不知不覺退了一步。

「大家聽呀！」詩人向放下工作站着看的工友們喊。「天下竟有這種道理，他說他什麼都能管，出糧就不管，那有做工不出糧的？分明是他作怪，問他就是！」

「是呀！別家公司早就出糧了，我們的還沒有消息。」一個工友接口說。這一說立刻引起其他工友的興趣，大家議論紛紛，顯然心裡早已存在了不滿，只是不敢明言，現在給方如夢帶頭開砲，正好趁機衝鋒。於是你一言，我一語，亂哄哄起來。

阿勝暗裡打了一突，隨即便發了脾氣，恨不得一拳把這個妖言惑眾的傢伙打死才痛快。「做工！做工！不准說話！誰要是不喜歡的站出來，可以回去！我這裡不愁沒有人，多得是！」他頓着腳喊，回頭就威脅勇敢的詩人：「是來上工的快點閉嘴，乖乖走過去聽我的吩咐，要不是現在就給我滾！」

「你還沒有回答我哩！」方如夢彷彿有持無恐，把腰挺得筆直。「什麼時候出糧給我們？」

「再不走開我要不客氣了！」阿勝把烟斗插回腰間，右手把帽子交給左手。

「你真不講理？」方如夢嘗過滋味，實在不希望真個和對方再來拚命一次。

「我打你就好像打狗！」帶工指着詩人的鼻子，一字一句的說得頂有力。不想這就觸動了方如夢的傻勁，因為當着大眾的臉，他實在不能過份示弱，縱使為此犧牲，也在所不惜了。

「大家來！一齊教訓教訓這個不講理的王八蛋！」他一面作勢戒備，一面向後呼援

阿勝往後一看，懷疑對方有這等號召的能力，當他覺得這是過慮的時候，便鐵青着臉孔朝對手走去。方如夢呼吸逼促，眼角一直向兩旁死瞅，暗自作急怎麼大家還不來動手？如果大家袖手不管，那麼他爲此犧牲也太沒有意思。他想返身拔足而逃了，那個新近和他最合得來的老林首一個喝起來：

「打呀！」

「打！」

站着看的人似乎都從夢中驚醒，個個都覺得渾身熱血鼎沸，隨着喊聲紛紛挪動身子，就是不想動手的也隨口高喝助威，而且其中真的有人拿着傢伙挺身出來，一人出面，別的就跟着行動，一時間情勢非常混亂。阿勝做夢也未曾想到手下居然有作反的一天，心頭一震，手腳都發了軟，那還顧得去進逼對手。方如夢一見情勢有利，不退反進，連頭並腦向對方猛撲，把龐然大物的阿勝碰到了，兩個都滾在地上翻。阿勝只顧逃命要緊，一有機會爬起來就奔，方如夢摔得灰頭灰腦，人走了老遠還不知道。

「我們今天得到了一個輝煌的勝利！」他一邊喘氣，一邊舉起手臂喊。「從今天起，我們再也不怕任何人了！」

「聽我們小方的話！」鬧事的人都表示興奮。

「對！」方如夢頓覺所有的光榮全歸了自己。聲音也嘹亮了一些。「事情不能就此

算完，我們應該再接再厲的繼續爭取，好像，好像要求出糧是一件事，大家爲了生活的幸福，那就要，就要堅決要求加薪，對，加薪！大家贊成嗎？舉手！」

衆人愕然四顧，大半作不了主意，一看見有人舉手，便不由自主的舉了樣。

「一、二、三、四……好的！現在就走，大家跟着我，擎着真理的火炬前進！」

方如夢一發喊，立刻一馬領先，後面的人還在你推我讓，甚至有人問要到那裡去？聽說要找頭家不覺都張大了嘴巴發慌。可是見到有人跟着走，一些較爲謹慎的也不禁這樣想：「事情既然鬧開了，關係已經担上，人家都不怕，那怕什麼？」而且還是追討工錢和加薪，更怕少了自己的份，不去也不行。於是哄然響應，來不及扔掉傢伙的便握着鋤頭斧子，走得乾乾淨淨。

長發伯最近遭遇到一些事業上的挫折，心情非常不愉快。這幾天他奔東走西，到處去疏通和打交情，設法湊出一筆款子應付各方面的債務。早些時候，他根本沒有這種麻煩，工作上需要什麼工具和應用物，一張單據或是一個電話過去，店家們便會把貨物源源送來，甚至還嫌數量少一些。他的貨物得來容易，工場的淨益賺得痛快，自然錢也花得痛快，店家那裡倒攔下不少還不清的債。店家信任他，他信任源源出息不盡的工場，

拉來扯去，倒也非常順利。可是自從一個和園主極有交情的工頭打進這裡來以後，他就察覺了不妙，果真對方很快侵佔了他的利益，逐漸有給排擠出去的趨勢。

「不要怕，我和園主也有很久的交情！」起初他這樣安慰自己。到後來看情勢不對勁，他便設法上下去疏通，但是別人也不笨，兩個人明爭暗奪，已不是一些時候了。長發伯自持在這裡的歷史久，資格老，樹大根深，任人怎樣也不能把他搖動。而且在不久前把十多二十間的「公司屋」建築工程拿過手，便證明他在這裡仍有可爲，園主雖然循私，但也要念舊，他到底是開發這處膠園的老功臣啊！

不料正當長發伯運籌帷幄，準備遣兵調將，添置器材的時候，不甘服輸的對頭暗箭射來了：「長發公司虧空太多，頭家要走路！」這謠言立刻在有關係的店家那裡掀起了風暴，一天三幾趟的有人上門來討債。長發伯當然否認，不幸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是人性上的弱點，懷疑心一生，什麼解釋也等於白費，甚至平日交情不壞的店家竟把「三萬」送過來，翻臉不認人。事到如此，長發伯想生氣也來不及，好不容易東拚西湊的打發了那些討債鬼，估俚們的工錢却因此壓下了個把月。

「給我查出了是誰造的謠，不砍下他的頭來我就是四隻腳爬的！」其實他不查也明白，這句話是說來自己聽，也樂得裝糊塗。不過一想起，心裡就悶得發昏。

這天他起個大早，獨自在屋後的草坪上晒太陽，心裡估量着一件重大的事。阿勝打

外面飛風似地衝進屋子來，「阿舅！阿舅！快來，不得了！」他嚷到屋後。「阿舅，他們想作反，打我！」

長發伯熱烘烘的身子掠過一陣涼意。「什麼，誰打你？」

「方如夢！他們全不是好東西，你看，他們都追來了！」阿勝拔步要逃。

長發伯連忙伸手一攔，勉強鎮定心神。「不要走！什麼事有我。」阿勝不聽，長發伯也有點抓不定主意，由他從屋後的芭蕉林中溜走，自己急忙三步併成兩腳繞道迎上去。

「立定！大家就站在這裡，一切聽我的！」方如夢在屋面前站住，向緩步走來的世伯瞪眼睛，擺出一副威武的神氣。

「你們走來做什麼？」長發伯極有尊嚴地發問。看到氣概不凡的方如夢，好像明白了什麼，連忙換過口吻說：「如夢，你把人都帶來這裡有什麼事？我們進去屋裡談談好嗎？」

方如夢顯示了一番實力，洋洋得意的走進屋裡跟世伯開談判。他先表白自己的身份，「我是代表！」然後不等世伯承認，開門見山的就談到工錢，「最遲在明天發出，此後各加薪五十巴仙！少一點也不答應！」世伯暗裡懊悔不早打發他滾蛋！口裡不答話，老臉上一陣紅，一陣綠。

「你有什麼意見要向我提出？快！」方如夢向世伯威脅。

「是你帶他們來打阿勝？」

「不合理的都該打！」

「你，你想作反？」世伯拍着桌子，指着方如夢。

「你是不答應了？」代表站起來：「我現在就去告訴他們，你留心！」

方如夢前腳踏出門檻，世伯後腳就趕上：「坐下來！坐下來！我們在談談。」

「還有什麼好談的呢？」

「你坐下來就是。」長發伯輟了。現在，他開始認真的考慮，工錢不發，這是他理虧。要求加薪，那是別人胡鬧。兩樣都不是好的，他怕真個一鬧，不但冤家對頭有了在事主面前進讒的藉口，而且自己的威信也因此一掃塗地，影响本身的事業前途却不是玩的。他打量面前這位瘋瘋癲癲的代表，一向竟小看了，原來工友們却聽他的。長發伯有大半相信他是搞起這場風雨的怪物！

「如夢！」長發伯叫得非常親密，心裡另有主意：「你叫他們回到工場去照常工作，那些事，由我們兩個人商量就夠。」

方如夢的目的，不外是要讓人家看看厲害，他有如此雄厚的實力，自然不再是寂寂無聞的人。現在既然人家承認了他的身份，還有甚麼不願意的。工友們一散開，世伯吩

咐女兒泡茶弄點心，好好款待這位世侄兼代表一番。並且吩咐就在這裡隨便吃午飯，未吃之前，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下款款交談了很多話，世伯大讚他的精明和能幹，關心他最近的飲食起居，使到滿腔熱血的方如夢似幻似真，心神愉快，差點把一身的使命忘了個乾淨。

「上面的錢尚未撥下來。」世伯解釋他的困難：「對於加薪的事，我早就有這個意思，因為大家都苦，對不對？但是，我一直在賠錢！」

「你是拒絕我們的要求了？」方如夢很感失望。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世伯敬他一根烟：「只要大家體恤我的苦衷，辛辛苦苦，以後有好處我一定不會忘記大家的幫忙。」

「要是大家不接受？」

「沒有甚麼好說，只能關門！」

方如夢半天不說話，當然他事前未曾想到世伯會埋藏了這一殺手鐮。「這一來我也只好滾蛋！」他想起了就很不願意。再往深一層想，即使真個爭取到最後的理想，對他這種崇尚清高閒適的詩人隱士，也得不到甚麼實際的好處，他犯不着為大眾利益而冒險。

「假如你真把我當作自己人。」世伯看穿了他的心意，臉上裝成一派懇切的神情：

「你應當幫忙我，我也不會虧待你，明天起，你就是帶工！」

方如夢根本不反對，其實並沒有理由要反對。「士爲知己者死！」這個道理他明白，好歹有了光榮的收穫，把自己先弄了上去。至於他們，方如夢願爲他們慶幸自己成爲眞眞正正的領導人物。

「你說過就算數！」

「我幾時騙過人？」

方如夢笑了，世伯也笑了。吃過午飯，長發伯安心進城去疏通人事，方如夢出外去安慰衆人，一場糾紛就在高高興興的密談中暫時按了下來。

×

×

×

×

×

糾紛過後的翌日，方如夢正式上了台，阿勝給滾蛋！所有對舊帶工不滿的都暗叫痛快！對新帶工表露無限的希望。他們公然叫喊：「工人們勝利了！」似乎好日子就在不遠，摸也摸得着般的。

方如夢少年得志，想起以前的悵鬱難伸，好不容易今朝吐氣揚眉起來，得到世伯的賞識，當然自比不同凡响，在在覺得身份高人一吋。於是，他漸漸和大家疏遠了，有事無事都和世伯走在一塊，世伯不在，也寧願和伯母們談些無聊的事情。工友們以爲方如夢做事負責，常常找頭家交涉條件。後來等久了沒有消息，大家慢慢起了懷疑，就在工

場中把這位英雄偶像包圍着追問，先不提加薪，想知道工錢的着落。

「這個我也有份的，難道你們不信任我？」他把大家訓了一頓。

沒有人敢接口，因為誰也相信他說的全是老實話，要是因此曲解了心目中的英雄，良心上實在很過意不去。可是其中有人窮得叫苦，心裡儘管抱歉，口頭上不免咕嚕起來。

「我們連買油鹽的錢都沒有了！」

「小店就在眼前，不會去拿嗎？」

「錢？」

「拿了再算！」

方如夢把事情看得非常容易。後來確實證明小店不肯再為大家開放方便之門，憑方如夢的人格担保都不中用，這就把他惹惱了：「看我不一把火把他的店燒掉！」他號召大家起來抵制這家小店，寧可餓着肚皮。

不過，工友們對這種號召並沒有多大興趣，他們急着等候發薪的消息。每次，方如夢都嚴嚴肅肅的把大家的情緒按捺下去：「我不相信大家再等多幾天就活不了，忍耐就是美德，凡事多多忍耐，慢慢來，到時候自然而然會到手，少不了！」話是這麼說，方如夢未嘗不在暗裡着急，他實在巴望世伯快把工錢發出，自己也好佔得到一份。世伯

那裡他問過幾趟，要領是沒有，好在自己零零星星的却討過了一些，算起來已差不多了，橫豎飯餐世伯家裡備有現成的，他不必發愁，自然就慢慢懶得替別人打算。

轉眼又過了幾天，發薪的事仍無頭緒，當事人的長發伯一天到晚在外奔波，聽說爲籌備一筆錢，累得他連家裡也來不及回去。工友們漸漸聽厭了方如夢的忍耐論調，連帶對他的信心也起了根本上的動搖，不以爲他能真真正正替大家辦點事。他們秘密磋商，一部份人主張大夥兒找頭家正面交涉，談出個所以然來。一部份人主張意氣用事，不惜破扯臉子向上頭控告，給他個厲害瞧瞧。另一部份人比較謹慎，主張用怠工的辦法，一來不喪失彼此間的和氣，事情過後可以留下一條退路；二來表示抗議，又不必勞師動衆。磋商的結果，決定先由怠工抗議開始，然後逐步採取後着。

天亮了，帶工方如夢吹着口哨來到工場，靜悄悄地不見一個鬼影，他以爲走錯了方向，端詳了半天，認爲正確無誤之後不禁大發脾氣：「好！這群懶鬼不守時，得好好訓他們一頓！」等了一會，只陸陸續續來了三幾個老卒殘兵，再也不見有人來了。一審問，他老大嚇了一跳，口裡却冷笑着說：「沒有關係，這樣是難不到人家的！」等明天再來，連老卒殘兵都不見了，方如夢成了無工可帶，這下連冷笑都沒有，負起雙手瞧着天空的浮雲一會，然後像鬼追一樣急急忙忙往世伯的家裡奔。正當他走在林間的一條路上，忽然有人把攔住了。

「小方，還認得我嗎？」阿勝無工一身輕，此刻蕩到這裡來尋找閒情逸緻，不料冤家路窄，遇見了昔日的仇人，表情上自然是不很愉快。

方如夢眼前一黑，差點往後就倒，怔了半晌，神氣沮喪的搭訕起來：「阿勝哥，早啊！到那裡去？」

「找你！」

「找我！」方如夢心裡打鼓：「唉！以前的事別再提了，我們做對好朋友怎樣？」阿勝一臉冷霜，逼上前去。方如夢沒有「實力」，知道不是敵手，連忙雙手一拱：「君子不念舊惡，算了罷！我也不想做這份工了。」

「爲什麼呢？」

「他們都不到，罷工！」

「好極了！」阿勝好像有點兒意外，眯着眼睛看了看近樹，看了看林外的遠山。趁這機會方如夢往後發足就逃。阿勝沒有追去，反而朝相反的地方走，此刻在他心中微微感到一種幸災樂禍異樣痛快的滋味。他趕着找尋昔日的手下們去。

「你們大家聽着，頭家多天不回家，帶工存心不正，我特地趕來通知，大家好有個準備準備！」他逢人便說。

工友們安心留在屋裡，還以爲處置得宜，一聽，都驚動起來。

「真的嗎？你從那裡聽來的？」

「小方在半路上親口對我說，他要走！」

這一來，大家都發了慌，儘管以前對舊帶工心存反感，現在事過境遷，實在沒有多少人牢記在心裡，何況他們只認定誰站在自己這邊說話，誰就是自己的好朋友，以前的小方如此，目前的阿勝也如此，大家圍着他問長問短，滿懷說不出的感激。

「現在也許來得及，大家集合！到那邊找他去！」

「對！找他去！找他去！」

衆人先擁到帶工住的宿舍去，撲了個空。找遍所有的小店，那裡有方如夢的影子，這更證明阿勝的話事有實據，大家由驚慌而轉爲憤怒，再由憤怒而鼓噪着守據在頭家的住屋邊，看光景他們今天見不着方如夢或工頭便不會安心散去。

頭家娘母女倆好好把大門栓牢，從窗口向外去張望，她們明白這群人是爲什麼而來。頭家娘張望了一會，發現了雜在人群中的外甥阿勝。「阿勝，這裡來！」她喚。

阿勝一轉身，小魚一樣溜走了。

頭家娘沒了主意，把窗門一合，摟着女兒在廳裡發抖。她一面禱祝上蒼保佑丈夫早些平安歸來，好趕快打發這班凶神惡煞走開。一面在心裡奇怪，方如夢這小子一向大言不慚，今朝怎麼把這群老友惹惱了引上門來，自己躲到那裡去了？

落荒而逃的方如夢一口氣走了老遠，看看前無去路，後無追兵，心神一定，就在一

口潭邊的老樹根上坐下來休息。

潭水澄清見底，如圈如點的綠萍輕輕貼在水面，一群群的小魚划東划西，好像天地間從來沒有所謂煩惱的事情。方如夢數了一番遊魚，似乎總不是味，心情猛然一緊，百感不覺相繼而來。「這個世界當真是一片黑暗，人心險惡，我為什麼還要隨波逐流的去惹煩惱呢？隱居，決定隱居！」他向潭水啐了口唾沫，側着頭向四周端詳，「這裡很幽靜，有山、有水、有草、有木，最好就在這裡！」他霍地拍下大腿，「從此以後，我要一心寫詩，恢復我詩人的本色，寫出清高、雋永，驚世駭俗的詩篇，那時候受到萬人敬仰，還不比現在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臭帶工強！」他呆呆的想。

一陣清風拂過，夾帶着不知名的花香撲進這個憤世嫉俗者的鼻子裡，方如夢深深吸入口氣，身體倒有點懶洋洋的感覺。他把頭枕着樹身，思想就像潭裡的遊魚似溜來溜去，沒有一個附着點。最後他在神思恍惚中睡了一覺。

這場覺並不睡得很好，他從朦朧中醒過來，爬在樹梢邊的太陽端端正正照着他的臉，他發覺肚子很難受，好像要補進一點兒東西。「唉！一個人如果不需要吃飯該多好！」他嘆着氣，因為他到底不能長久廝守着這塊幽靜的天地，又要跟萬惡的現實社會打上交道了。

掬點潭水潤了潤臉孔，站在潭邊怔一會兒神，方如夢這才萬分無可奈何地覓路回去，遠遠望見世伯的住家了，他一下打住腳步，「咦！怎麼好像有一大群人？」他揉揉眼睛，企高腳跟再細看，果然沒有看錯，「不好了！他們一定爲了鬧事而來的！」他彷彿憑空矮了一截，往後就閃，可是想來想去，又相信自己問心無愧，犯不着害怕他們，胆子一壯，真的想不顧一切的迎上去。「不行！他們既然爲了鬧事而來，當然不分青紅皂白，送上去挨揍可不值得，避開爲是！」他又臨時改換主意，裹足不前，而且素性躡起腳步往後走，藏在一堆灌木叢裡看風色。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方如夢隱隱聽見前面路口傳來一陣汽車馳行的聲音，打葉隙裡望去，登時喜得嚷了起來。

「長發伯！長發伯！長……」他像野獸一樣撲出來。

長發伯回來了，一臉倦慵的顏色，人是憔悴了不少，這時坐在自駕的老爺車子上，愕然地停在由衷歡迎的方如夢面前。

「你怎麼躲在這裡，不到工場去？」世伯言下有責備的意思。

「還要說工場呢！鬼都不願意去了！」

世伯忘了捏八字鬍子。「你說什麼？」

「他們全體罷工！」

「罷工？」

「等出糧！」

「出糧？我是怎樣交代你的？」世伯走下車來。

「沒有辦法，我的話他們不聽。」

「他們一向不是很聽你的話嗎？」

方如夢搔着不癢的頭皮：「這個，這個，我也很奇怪！」

長發伯開始捏鬍子，冷冷瞪着這個倒霉的世侄：「現在，你就躲在這裡享福？」

「有人要打我？」

「嗯！真好！」

長發伯口裡說着「真好！」心裡却在發慌。早先，他滿以為提拔了衆人一致擁戴的方如夢，就可以聯繫好大眾的感情，這次他在事業上暫時遭遇到挫折，一時週轉不靈，那麼有這樣一個人物安放在這裡，便可以從從容容地去進行私人的事，保證毫無問題。可是他的估計錯誤，方如夢不行，反把事情弄糟糕，更糟糕還是他沒有把足夠的金錢弄到手，工友們既可以下手打得方如夢，何嘗又不能爲了工錢打自己。

「嗯！真好！」長發伯負手踱了回方步，爬上車去。

「去不得！去不得！他們包圍了屋子！」方如夢三幾下就跳到車子邊。

「你想嚇我嗎？真的？」

「我剛剛逃了出來！」

世伯的臉色變了：「啊！你聽到什麼消息？」

「他們要打人！錯不了。」

「那怎麼辦？」長發伯真懊悔及時回來，要不然在公館裡多搓幾圈麻將，探清楚了情形再回家還不遲。他瞪着楚楚可憐的世侄，「你真沒有騙我？」

方如夢要想指天立誓：「我怎麼要騙你呢？不信去看一看！」

「嗯！」世伯不想去冒險，低頭走了兩匝，「你躲在這裡有多久？他們看見你沒有？」

「從早上到現在，一個人也沒有看見我！」

「很好，上車！上車！」

「到那裡去？」方如夢不肯答應，世伯親自下來把他推上去坐好，然後把車子一退，往原路就奔。

「你快點離開這裡，我現在就送你進市場，對了，一直回家。」世伯說得很緊張。

「哎！」方如夢跳起來：「這是什麼意思？你要趕我走？」

「沒有法子，老侄！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只好委屈了你，乖乖回家去罷！」

「回家？」

「難道你不想回家？」

方如夢揉了揉眼睛：「我不想回家，我要住在這裡，我愛這裡青青的山，綠綠的水……」

「不要多說了！」世伯趕緊從口袋裡掏出一些錢，塞在詩人手心裡：「這個拿去！你的工作到今天為止，不要再回來了，行李我會替你送到家裡，記得，記得！」

「我才不會答應，什麼？」方如夢把錢數了數，往袋子裡塞好：「我還是要回來的，你不知道我怎麼熱愛……」

「難道你不怕人家把你打死？」

「真的？」詩人想了想，登下洩了氣：「好啦！我聽你的，不回來就不回來，但是我這樣回去和逃難差不多，家裡人問起怎麼說？」

「容易，你可以說順路回家探望探望，三天兩天後趕緊出外找份事兒做，難道你還想在家裡住一輩子？」

方如夢雙手摟着膝蓋，閣上眼睛，世伯的話就像耳邊的風聲一樣單調乏味，他想：「這老傢伙還算有點人情味，就是不通事理，一個詩人不作隱士，要到那裡去寫詩？就像落難到這個膠園裡一樣，詩寫不成，到頭來落得被人作囚犯似地押着走！什麼做事？」

他才不要上這個當！」

「詩人的命運都是坎坷不平的！」末了，他一聲慨嘆，說不出內心的極端憂鬱。忽然，他湊近世伯耳邊問：

「以後我還能夠回來看嗎？」

「看什麼？」

「素貞！」

世伯好像不認識他，端詳了好一會，幾乎用盡所有的氣力喊：「不可以！」

「那麼我就更加痛苦了！」詩人自言自語說，一面冷冷的瞪着世伯，他覺得世伯該殺！一切拂逆了他方如夢心意的人物都該殺！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他沒有法子可想。

「記得！不要再回來，也不要和別人說起今日的事。我先警告你！」

長發伯把世侄像拋廢物似地扔在市區的街角，又叮嚀又威脅的說了幾句話，立刻馬不停蹄的轉回膠園去。

這時，包圍着住屋的人們已經逐漸散盡，長發伯裝成若無其事的回到家，工友們聞聲重新簇擁而來，在門前列成陣勢，情形顯得非常的緊張。長發伯出現了，極其自然的向大家發問：

「嗯，真好！你們要什麼？說！」

「出糧！我們要錢！」

「帶工呢？方如夢在那裡？」

「不見了！」大家喊。

「那有這回事？幾天前我早已一清二楚的交代他，快找他來見我！」

長發伯把心一橫，親自指揮尋人工作，當然是一場白忙。

「嗯，真好！知人知面不知心，到底誤事，走了！」他裝成一副痛心疾首的神氣。

「但是，大家不要慌，我負責！不過請大家念在朋友一場，不要逼着我，總之我不讓大家吃虧就是。」

事情來得太突然，衆人惟有面面相覷，免不了在嘴裡罵方如夢是混蛋！心裡同情頭家的倒霉。這時有人喊打！有人喊殺！所有的人都表示十分憤怒，也懶得用理智去分析事情的眞象，結果擾擾攘攘了一番，一致同意長發伯的通融辦法：暫時支薪，直到另行通知發清時爲止。

「以後你頭家不要再隨便去相信一個人了，我們現在都有了這種經驗！」和方如夢頂合得來的老林，特地代表大家安慰長發伯幾句。

「會做頭路的人，難道不曉得？噢！這個自然，這個自然！」長發伯摸着鬍子，不住的點頭微笑。

風朝過去了，長發公司又安靜下去，被冷落一個寺期的可勝灰復了原有職位，沒有

風潮過去了，長發公司又安靜下去，被冷落一個時期的阿勝恢復了原有職位，沒有人表示不滿意。長發伯每天只管忙出忙進，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工友們都相信他爲了方如夢的事刺激太深。因此大家閒起來也愛談起方如夢，都說他敢作敢爲，似乎像個人材；可惜是不着實際，缺乏做人的志氣，簡直是無賴，要不得！



搬家

林家媳婦今天搬家，左手一個紙袋，右手一個皮箱，塗得鮮紅的小嘴翹得半天高，腰肢一扭一扭的故意把高跟鞋子踏得咯咯響。

「哼！」藏在黑眼鏡裏的明珠朝廳裏的人那麼一掃，像重新下了什麼決心似的猛一擰頭，長長的頭髮擡起一陣香風，在鷄聲喔喔的門外消失了影子。

屋裏很靜，坐在廳前的林老伯死命瞪着面前一張隔日的報紙，夾着的一根烟蒂快要燃上了手指頭。林伯母不住拍着懷中的小孫兒，望望門外，又望望當家的，老眼睜得渾圓，最后索性半閉上了。

「這樣的……這樣的壞脾氣，不聲不響就走了，唉……」她啾嚶着嘆口氣。

看報的似乎給烟蒂燙痛了手指，猛然全身一抖，「咯吱」一聲便整個人彈了起來。扶着桌角呆了那麼一會，三步二跨跑近大門口，一手把眼鏡推上額角頭，腳跟拼命往上挺：「你看她往那裏去？你看她往那裏去？啊……」。

女的挪了挪腿，却抓不定主意要不要趕上去看一看，嘴裏只在追問：「在那裏？你看見了？」

那個沒有答腔，慢慢按下眼鏡，極其艱辛地在轉身，目光一下落在對方那張微帶驚訝的老臉上。

「你以為……：以為我真的稀罕她住在這裏麼？」他突地伸直頸子喊，手那麼向門外用力一揮：「走！那還不好？起碼我可以……：可以多活十年命！」

林老伯本來不會對媳婦生這麼大的脾氣，何況她和兒子阿生從外埠搬回家來前後還不到半年，彼此間相見還在帶點兒客氣成份，壞就壞在她好像不是做人家的媳婦，倒像是新得遺產的富婆，林家這座老木屋那點好不好？她就說住不慣。家頭細尾該是女人做的，她又說做不慣。打扮漂亮，行街看戲，吃好用好就慣。那還罷了，她不該慫恿丈夫要搬開呀！那不是有意要離間他們父子之間的感情？媳婦又是什麼東西？他林老伯對她可就越瞧越有氣，忍不住當面責問兒子：「你聽她的還是聽我的？要是聽我的，你把她揍給我看！」兒子到底是聽誰的，他還不大清楚，不過照現在的情形來看，似乎不大樂觀。

「怕只怕別人以為我們太刻薄，容她不下。」林伯母十分小心地說出她的意見，一面端詳手中的小東西——那小東西的臉蛋上展開了微笑。她在心裏想：「啊！真像他的爸爸，可惜有這樣的媽媽！」

「嘿！你又來了！」林老伯可注意着他的老伴：「別人統統都是瞎子，難道沒有眼

睛看？我林老伯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又刻薄過誰來？容她不下？是誰敢這樣說的？叫他站出來和我講！是誰？……」

「我只是這樣說罷了。」女的倒抽一口氣。

「你又不這樣說：怕我老人家過得太快活了，要故意激我一下。哼！」這個重重的在鼻孔裏哼了哼，急速擰開頭去，以表示他對這事看法的正確，已不容人再爭辯。

但是，看法是正確了，人也被激得全沒了主意，事情這樣一鬧起來，到底給外人見了不好看，一個不起眼的媳婦都胆敢從他的手下造反出去，以後他怎能再以小有名氣的社會聞人身份去服人？這個臉還下得嗎？

「看一看你的好媳婦！」他低頭走了一轉，不明不白的一股怒氣忽然發洩在做婆婆的身上：「別以為這樣就可以難爲了我，要搬走，就走吧！我林家還不自在有她一個這樣的媳婦，就是她不搬走，我也不答應！」

他深深吸了口氣，繼續發表心中的觀感，認爲現在的後生男女已經是一代不如一代，只懂講自由，不知有尊長，這個媳婦一定出身在全無教養的家庭裏，不然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他這個家難道是旅館？

「當初人人都說我好福氣哩！」他冷笑着說：「兒子大學畢了業，媳婦又是知書識禮的好女子，真他媽的活見鬼！大學畢了業又怎麼樣！難道他可以幫我泡多幾杯咖啡烏

？不是我三催四請，他還不願意回家來呢！那個媳婦還是別談的好，我看還比不上新請來的阿妹仔有用。」

「人家還是在紅毛祖家讀過書的呢！」對方忽然接了腔。

「我就當她在紅毛祖家做過官的！」他拉開嗓門嚷起來，連連咳嗽了幾下，「骨哪」一聲吞下一口痰：「既然做了人家的媳婦，就要有做媳婦的模樣，又不是不知道阿生是我的大兒子，你帮不了我家的忙倒也罷了，憑什麼非搬不可？那不是……不是……不是存心想破壞我們的家庭嗎？」

「打——打，打，打……」剛學跑路的小孫兒不知什麼時候溜下地來，歡叫着向公公跑過去。平時的林老伯總會愛憐地撫撫他的小頭，這下却輕輕一閃便避開去。小傢伙站在那裏驚異地閃動着小眼睛，又撲向婆婆去了。

這時的林老伯還沒有稍稍減低心中的那股子不愉快，他狠狠地釘着老伴，脣角微微往下拉，似乎又從對方身上發現了另一種頂生氣的事。

「什麼都是阿生不會做人！」他忽然變得垂頭喪氣起來：「要是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主張他出國讀什麼鬼書去，人家書越讀得多，越有個長進，他嗎，反而怕起老婆來了！」

那個老女人一直苦着臉，時而望望大門外，時而望望面前的小東西。這下像是越聽

越不耐煩似的頂撞了一句：

「又是你自己的意思要他去讀的，怪得誰來？」

「我叫他去讀書是真，但是我沒有叫他去個女人回來呀！」

暫時的沉默。門外有挑擔子的叫賣聲飄過，漸去漸遠。「噹！」壁上的時鐘敲了半點。

林大伯已經回到桌邊坐好，把桌上那張報紙隨便一翻便扔到一邊去。林伯母跟在小孫子背后有一步沒一步的走，幾次停下來，呆膩的眼光緊緊貼在搖擺不定的小背影上，彷彿從心的深處依稀湧出一個熟悉的影子，使她感到愛憐，又覺得傷心。

「哇！」小東西絆着點什麼，忽然摔了一交，咧開小嘴喊起來。

坐着的那個慢慢掃了一眼，心裏登時又有了主意。

「看哪！你以為帶大一個孩子這麼容易？」他打鼻孔裏哼了哼：「等到真正長大了，又有幾個記得父母所化下的心血，應該怎樣來報：：：：：報恩，沒有！你說一百句，他只當五十雙，老婆只一句話，他就相信死了！這就是養兒子的好處。人家都說：討了媳婦，沒有了兒子。一點不假，嘿，嘿！真是好極了！：：：：：。」

那個越說越興奮，又扯起好久以前的事，拿自己和兒子來比，可是后者除了懂得講幾句紅毛話，寫幾行蟹行文外，無論在言行和德性上完全失敗，根本就是一個混蛋！他

坐不舒服，索性站起來發表高見：

「我最氣他不過的就是忘本！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讀的是『唐書』，爲什麼每次來信都用紅毛字？一封信害我到處去求人看，這不是有意要整我嗎？整了我他就舒服，哼！何必學得那樣壞！」

老女人一把抱起小東西，細聲呵慰着，對方說些什麼，好像和她全無關係般的。聽不到對方的反應，倒使說話的有點兒驚奇，眼角兒那麼斜了斜，翹起一隻腳自顧在生氣。

「我知道你從小就把他縱壞了！」他冷冷的說：「現在他的眼睛裏沒有我，我不怪。可是你呢？那畜性又把你當成什麼了？」

「你又說說看，他把我當做什麼啦？」老伴果真給惹動了火氣，直衝着對手就嚷：「不是你整天在嫌七嫌八，我的阿生仔還不是一個很聽話的好孩子？你又說說看！……」

那個慢慢地把大腿放下來，像忽然間見到什麼驚異的事，作出一個隨時可以彈起來的姿勢。

「你是真的糊塗還是假糊塗？」他先審問一下：「我整天嫌七嫌八？他是一個好孩子？那麼是我不對了？我應該不聞不問，這個家管他去牛打死馬打死都好，你是不是這

個意思？」

「我沒有說你不能管，但管得要有個道理，阿生又不是小孩子了，難道他不會想？」

「他會想？怎麼又管不了老婆呢？」

「你以為現在的女人像我，人家是唸過書的嘛！」

「唸過書的更是知書識禮，你懂得個屁！不說阿生根本就不是東西！」

他緩過一口氣，追念似地說起當兒子在外地工作時把出世不久的孫子交來這裏給婆婆照顧的事情，一個月只寄回來一百塊錢，那不要緊，却不該在信上特別註明說：牛奶費五十元。工錢五十元。明顯地不是把媽媽當爲受薪的「水婆」嗎？由此可見，這樣的兒子是不是該抓去打靶？

「我從來不這樣想。」女人隨口就那麼地叫，聲調拉得又長又高：「只要他有錢寄回來就得了！」

「這，這，這……這樣的錢你……：……你都好意思要！」林老伯的舌頭打了結

「爲什麼不好意思要？」女的迷迷糊糊地緊釘着老伴。

「爲什麼？那個畜生還不是擺明了說：這些錢是爲了小孩子才寄的，不然的話休想

！你看，他是在對誰說話？我林老伯就算窮，也不至於窮到替兒子吃頭路呀！」

「他不過，不過寫得明白一些就是了。」

「明白？難道你不寫明白我就糊塗了？嘿！用不着這樣精明，要認真的話我們也有賬好算。」

這個冷冷的笑着，彷彿想起一件十分稱心快意的事，攔在桌面上的手指就那麼輕輕的敲着桌沿。女的從迷惑中慢慢扭頭望了望壁上的時鐘，嘴裏嘟囔了些什麼，遲遲疑疑地就想往屋裏挪動腳步，却被大門口一陣人聲打住了。

「就是這裏，進來！」一個年青人在門口一站，身後隨即多了兩張圓睜着眼珠的臉孔，然後一湧地走進來。

林老伯陡地渾身一緊，一把按着桌沿，像在盡力使自己坐得安穩些。那個年青人一股勁往裏走，微微下翹的嘴巴緊捫着，連眼角也沒有向左右瞄。裏頭一陣檯櫃的移動聲，兩個人抬着東西出來又進去，進去又出來。呆坐着的林老伯似乎看不清什麼，只覺得有奇怪的陰影在眼前幌來幌去，胸口沉甸甸的說不出怎樣的不舒服。

「阿生！」他忽然驚覺似的叫了聲。

那個年青人已經快走出門外，一下子掉轉身，有點愕然地找尋發聲的來源。

坐着的已經站起來，從頭到腳打量了對方一番，彷彿對眼前的這個兒子完全陌生了。

瞧定了對方唇邊兩撇疏疏落落的鬍子，做父親的恨不得把許多話併做一句話，喉頭一陣咯咯響，最後還是掙扎出這麼一句：

「你，你真的要搬？」

對方像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目光一轉便落一旁發楞的老母親臉上，沒有答腔。

「說呀！」林老伯的聲調有點沙啞，人就不經意地踏上幾步：「這裏那點不好？你說出理由來！」

年青人臉上露出詫異的形色，釘在老地方不動。一會兒像想清楚了，目光又從老母親臉上掠過一轉，極有神氣的開了腔。

「我不是說過，不方便嘛！」

「不方便？怎麼樣的不方便法，你又說來聽聽？」

等等沒有回答，做父親的就不客氣起來：

「是不是嫌我這個老頭子處處礙着你的眼？不方便！我住了幾十年爲什麼沒有感覺到？」

大概這一問不好回答，但又急着要辯白，做兒子的有點口訥訥地顯得不大自然：

「我，我………阿英說她住不慣。」

像抓到了什麼好把柄，林老伯整個人彷彿雄壯了一些，聲調都提高了不少：

「我說爲什麼，原來如此！阿英是外人，說住不慣情有可原，你呢？從小就在這裏吃飯拉屎長大的，難道也說住不慣？她要搬開有理由，你的理由在那裏？」

真的找不出什麼理由，受訓的那個眉頭攏成一條綫，只管瞧着自己的皮鞋尖。門外有兩張臉孔探了探，輕手輕腳的一旁一個站下來。

「說話就不能小聲一點嗎？」久不開口的老女人忽然接了腔，暗暗嘆口氣。

匆匆橫過一眼，訓話的反而變成了咆哮：

「我說呢，他會變得如此，如此絕情絕義原來有你這個靠山，好極了，好極了！：

……」

脣角掛着冷笑，自顧自點了點頭，斜眼掃了掃面前像鬥敗公鷄似的兒子，林老伯的心頭更是覺得不舒服。他扶扶眼鏡框，用十分尊嚴的姿勢站好，對象包括所有在場的人物，鄭重地宣佈家庭倫理觀念的遵守是如何重要，做兒女的必須要盡孝道，「父母在，不遠行。」古人已有明訓，他自己從小就在父親的茶檯裏幫手，直到挑起全副重擔，就是服從這種道理，那有父母放在一邊，跟着老婆走的理由。一個人冷落父母，就是不孝，不孝就是枉費父母的心血，比畜生還不如。

「你有今天的地步，是誰的功勞？」他伸長脖子問：「不是我挨牛挨馬，省省儉儉

「供給你的？難道會是你的老婆？好呀！她只一句話：搬！你就翹起尾巴跟着走，父母親都不要了，你的良心在那裏？書讀去那裏去了？你說！」

「一句話，我是不應該答應你出國去讀書的，好的不會學到，忘恩負義的事倒學得齊全，早知道我寧可把那些冤枉錢拿來養條狗，見了主人還會搖搖尾巴蠻叫人開心，你呢？……：……：……你有什麼了不起！比得上狗嗎？」

「什麼？」腦子一陣暈眩，幾乎要站立不住了：「你說什麼？獎學金？沒有花我的錢？好呀！看看我的錢完全丟進水裏了！你等着，你等着！……」

「畜生！這是什麼？你的狗眼睜開來看一看！」他掃了一遍全廳的人：「獎學金，

說得倒好聽呢！這些滙票的存根，難道都是假的？哪！大家有目共見，他敢說月中沒有收到這些錢！」

「唉！這又何必呢？」老女人輕輕的說，幽怨地望着木頭似的兒子，心裏想：當真是媳婦把他教壞了，這件事不是多來說的嗎？

兩個旁觀者咧開嘴，隨即一板正經的互交換了一個眼色，悄悄蹣出門外，又悄悄在一旁探出半張臉。

喘過了幾口氣，做父親的還不想放過面前的畜生：

「說話呀！只要你說一句：我沒有用過家裏的錢。你就儘管走，走得越遠越好，我決不看你，以後就當作沒有你這個兒子好了。不要說我林老伯說得出做不到，不是的話就是四腳爬的這個——」。

抬起右手作了個手勢，然後極表滿意似的一個向后轉，重重的踏出幾步又掉回頭，一眼又釘在那個身上。

「噓！」門外的人對誰打着招呼，顯得多少不耐煩。

木頭似的年青人微微一動，前腳慢慢移到后腳，看光景隨時準備溜開了。

「你不妨多想一想。」林老伯慢慢低下頭，似乎自己也在想：「我一生人做牛做馬，沒有什麼好埋怨的，但是你們也要體諒我的苦心，要明白圈成這一個家是多麼不容易

「你現在長大了，就應該給弟弟妹妹作個好榜樣，那裏知道自以爲羽毛豐了，老巢可以丟了，一句話：搬！多麼乾脆。你不飲水思源，也要給我面子呀！你搬，我搬，這個家不是完蛋？一完蛋了你心裏又過意得去？」

不知對方有沒有聽懂，還是根本不屑聽，一會兒聳聳肩頭，一會打量腕表，忽然回頭對門外兩個展一個微笑。那還不是好笑的事，搬家嘛！何必這麼多囉嗦，又不是不能夠自立，全靠老頭子不可，他阿生有的是本事，有本事的人還要呆在家裏看老頭子的臉色，那不是笑話嗎？再說父母養育兒女，教育兒女，原本是天公地道的，要是因此稱功道勞起來，簡直和外人沒有分別了，這樣便一切可以免談。

「難道組織新家庭也是犯罪？莫名其妙！」心裏狠狠辯了句，立覺得理直氣壯的，一抖手，視死如歸似的擰頭就跑。

做父親的扳起臉孔，正爲自己動人的言辭感到滿意，冷不防這麼一怔，才想起似的連忙把右手向前一伸，像要抓人一把，整個人挺着挺着，突然踉蹌地跨出幾步：

「你，你，你要是真的走，以后你………你就不要姓林！……。」

「你看！他真的走了！真的……」嘴裏喃喃地唸着，斜眼瞟了瞟站在一旁沒精打采的女人，一口氣又來得不大順的：「你光會站着看看看！怎麼一句話都不說呀！」

「他要搬就搬好啦！說什麼呀？」

「搬就搬好啦！」他對女人的鎮靜感到很驚奇：「你一點都不覺得傷心？他是你的兒子呀！」

「我才不呢！」這個說得像唸詩：「他如果有良心，住不住在一齊都一樣，要是沒有良心，你就整天對着他又好在那裏？」

慢慢坐下來，慢慢架起一隻腿，除下眼鏡揩了揩眼睛，先從孫兒的小臉蛋上打量起，一下停在轉身要走的老伴身上，嗽一嗽喉嚨：

「咳！你以為我笨到連這些道理都想不通？我不過是，不過是故意試一試他罷了，想不到他的骨頭竟這麼硬，連姓什麼都不在乎，現在的后生人：：：：：咳，咳！：：：：：。」

老屋

余家二伯姆晚景很寂寞，獨個兒伴着一位收養的女兒，靜靜依賴先夫遺留下的一座老店屋收租過活。本來在名份上她還有一位中年左右的兒子，鄰埠也有些兒產業，只因爲兒子是前娘所生，和做後娘的她不免顯得多少隔膜，等到老頭子雙腳一伸，自然就爲了利益問題彼此鬧得更不愉快，兒子索性住在鄰埠去，名義上是照顧業產，二伯姆呢，她只好守着老居，大家母子以眼不看爲乾淨。日長月久下去，別人真不容易記起他們還有這一層關係。

在又寂寞又平淡的日子中守候着養女從嬰孩長成了大姑娘，二伯姆也在疾病的特別眷顧下逐漸直不起腰來。那一天終於來到了，在一場悲哀的喪事中，親人只有養女阿鳳和遠房的小叔阿木哥。一些念在和余家帶點世交關係的人，或多或少都上門來表示點默默的哀思，忙亂中外頭忽地匆匆趕進一位瘦條子的中年人，滿臉風塵，像趕了不少的路，人倒是陌生的，但在年長些的左鄰右舍眼裡彷彿又似曾相識般地，想了想才記起是余老伯唯一的兒子阿文。

儘管生前他們母子的緣份不太好，但一盡孝道到底是爲人子者理所當然的責任。「兒子還是兒子，你看，他不是及時趕到了？」人人都在心裡喝起采來。

忙得不可開交的小叔阿木哥首一個迎上去，像有許多話要說，張着嘴巴反而怔了老半天。阿鳳慌忙揩揩哭模糊了的大眼睛，把來人看了又看，似乎看不出什麼味道，別轉身忙其他的事去了。

特地遠來奔喪的阿文沒有什麼悲傷的表情，倒是一臉的焦急，左張右望在找人，一找便找上了躲在裡頭的阿鳳。

「阿鳳，你過來，我問你一下。」他咬着一根烟，擺起一副莊嚴的臉色。「東西拿出來！」

「什麼東西？」阿鳳實在討厭這個哥哥。

「還有什麼東西？」呀蘭」紙呀！」

「我不知道！」

「你和阿娘在一齊，什麼不知道？」

「阿娘說屋子『掛沙』給我的。」

「你說的話我才相信！」做哥哥的臉色越來越難看了：「什麼理由說『掛沙』給你的？我是誰？」

「我知道你是阿哥。」妹妹霎霎眼，流下幾滴眼淚。

「那就得了！」阿哥的粗眉聳動了一下，居然擠出點笑容：「當日阿爺過身，理由

上是留給阿娘，現在阿娘過身，還不是應該留給我這個做兒子的？你不過是女兒，又是買來養的，憑什麼身份和我爭呢？」

「我不管！阿娘答應留給我的呀！」

「有什麼憑據？『掛沙』紙拿出給我看！」

「阿娘病得厲害，來不及割名，阿木叔知道這件事的。」

「你到底拿不拿出來？」

「不！」

阿木叔匆匆走過來，三言兩語就把這個侄兒鎮住：「喝！你算是來做什麼的？今天是什麼日子，要吵又不能找過另一天？別說這種事是我親耳聽見的，你已經得了那頭的業產，這邊的一點就留給妹妹難道不應份？就是沒有的話，你也應該分她一些日後好過活，你還好意思去爭？」

阿鳳給人拉過一邊，阿文站着沒有多大意思，一古勁地從前門走到後門，從後門走到前門，真像一朝踏進多年不見的故居，在在都充滿了親切的情味。

喪事草草過去了，從山上回來的阿鳳正在憂愁，猛覺面前多出一個人，定了定神才認出是阿哥。

「阿鳳，我們來商量商量。」他搬張凳子坐下，這次却笑得很和藹可親。

阿鳳不願意說。這個又忽然搖搖頭，嘆了口氣。

「現在，你是自己一個人了！」他朝屋上屋下打量了一會：「一個人好不孤單，不然你住到我家裡去，我負責你的生活，把這間舊店賣了，得一筆錢，將來好做點什麼，你看好不好？」

「住在那邊吃白飯嗎？」妹妹開口了。

「當然不是，譬如你可以幫忙我家裡做點事，大家兄妹一場，唉！還計論什麼呢？」

「我在這裡住得好，不必哥哥勞心了。」

「你以為月中收點兒租錢就可以過活嗎？」這個不屑地攤了攤手：「收得百兒八十的還不夠屋子修理費，不如賣了的好，賣得的錢大家一半怎麼樣？」

「我不想這些。」妹妹乾脆搖搖頭。

「你不想是你自己笨！你得了筆錢可以去找你的親生父母呀！我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

「我聽阿娘說過，我自己有主意。」

做哥哥的慢慢站起身，冷不防往身邊的檯面上一拍，臉孔拉得又瘦又長：

「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要記得這間店屋我也有一半權利呀！現在沒有時間和你

說閒談，以後不要說我做哥哥的太絕情就得，哼！……「阿文走了。阿鳳思前想後，抱頭哭了老半天。阿木叔偶然過來知道這些事，一邊向大門外罵，一邊安慰着說：「不要哭！堅強起來，對於這種人是不能光用哭來對付的呵！」

×

×

×

×

×

頭七剛過，阿鳳獨個兒坐在房裡想心事，所有的租戶們都忙着生活出外去了，暗沉沉的整座屋子只聞見空氣流動的聲音，偶然從前頭店面一角揚起斷續的古老衣車聲，顯得那麼的有氣無力。

前頭突然一陣騷動，衣車聲停了，有人大聲說着話，話聲和腳步越來越近，耳邊似乎聽見車衣店頭家老實伯沙啞的叫喚聲：

「阿鳳，阿鳳，有遠客尋你來了！」

跟着是一番道謝聲，一陣咳嗽聲。

「誰啊？」心裡突地一跳，嘴裡就那麼應着。出得房門口一看，人都傻了，那是多麼糟糕的一個大肥佬！挺着個大肚皮，半禿着頭，一臉的烟容，擠着兩堆肥肉就那麼眯着眼睛笑，右手一擱在桌上放下一隻小皮箱，左手握着一疊傳單也似的什麼當作扇子撥涼快。

「你就是阿鳳嗎？想不到轉眼十多年，已經長得這麼高大了！」他像欣賞藝術品似

上下細細打量清楚，一翹軟軟的下巴噓出口長氣，表示心中的感緒萬千。

阿鳳一直沒有清醒過來，挨着挨着模張凳子坐下。

「可憐余伯姆已經過世了！來不及見她一面。」這個不速客也面對面坐下來：「想起十多年前，余伯姆還是那麼的壯健，當初你剛剛滿月……怎麼你不認識我了？我就是你的生父呀！」

阿鳳呆呆望着這個大肥佬，心裡想呀想，還是一片空白。

「我好不容易才探聽到你的消息，趁着出埠推銷一些藥品的機會來到這裡，順便走來看看你。你現在已經是孤單一個人，不如同我回去你的媽媽那邊，她一直是掛念你的。唉！當日都是因為家裡……」

「你先生貴姓？打從那裡來？」阿鳳終於開口了。

「哎呀！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當然是姓李呀！老家在新山，你還小，怎麼會明白這些呢？」說完便這裡掏一把，弄出一張鹹菜乾似的紙張和一幅照片：「你看，這是我的公民權證書，你的母親和兄弟的照片，你看呀！」

「我記得阿娘說過，我本來是姓陳的，報生紙上也是這樣寫。」這個沒有伸手去接

「不會錯，不會錯！」肥佬的笑臉有些不自然了：「我剛才說錯了口，我是你生母

的兄弟呀！」

「我的生母也不是姓李的。」

「你不明白，她是從小就過契給別家的呀！」

「他們也不住在新山，我出生在吉隆坡。」

「對呀！不過早就搬家了。」

肥佬等了等，不見對方再開口，十分無聊地搔搔光頭，把掏出來的東西小心收拾好，一把抓起那疊傳單擲呀擲。

「你的親生父母實在罣念你，你應當考慮考慮。」停一停：「只要你回去，要唸書可以唸書，要工作有工作，一間大大的店頭，你回去担保你享福就是，一家人團圓在一齊，何苦一個人呆在這裡，又是一個女孩子，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要怎麼辦？」

「我不去！」

「不去？爲什麼？」

「我不認識你。」

肥佬臉上的兩團肥肉抖呀抖，居然沒有了笑容，口中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一掉頭，和聞聲踱進來的車衣店主老實伯打個對照。

「你多想想看，我先走了，過一些時候再來見你，一定，一定……」急

忙抓起桌上的東西，再望一望進來的人，一整臉色，打從後門出去了。

「那個江湖佬和你談些什麼？」老實伯扶扶老花眼鏡問。

「我一些都聽不懂。」阿鳳就桌撐着下巴，呆呆望上香烟裊裊的神主牌位：「奇怪！我又沒有對人說過要找尋親生父母，他是怎麼走來的呢？」

×

×

×

×

×

當賣藥的大肥佬前腳剛才踏出去，幾乎後腳就跟着跨進個瘦條子的人來，站着稍爲發一陣呆，蠻有神氣地負起雙手在吃驚的阿鳳面前踱方步。

「阿鳳，老實對我說，阿娘留下多少錢？」意外降臨的阿哥聲色俱厲的審問。

「錢？那裡有什麼錢，幾百塊錢早就辦喪事用清光了！」

「阿娘身邊才存下幾百塊錢？我才信！」

「是真的啊！」做妹妹的猛地尖起了嗓子：「每個月全靠百多錢塊租錢，你是見到的，阿娘又病了這麼久……」

「你大聲叫我就相信了？」

「你不相信就好！」

「當然！你以爲我是傻子？不然你爲什麼一點都不着急？」

「你知道我不着急？」阿鳳的眼眶又紅潤起來了。

「既然着急，還賴在這裡等什麼？」

「我要到那裡去？」

「我早不是和你商量過了，到我那裡去，要不然找你的親生父母去。」

「我有我的打算，請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逼你？這樣叫逼你！」做哥哥的一個立正的姿勢，眼睛對緊對方的眼睛：「我這叫關心你呀！」

等等不見回答，這個似乎已感到滿意，自己點點頭，閒悠悠地踱了一轉，抽空兒瞄了店門外一眼。

「你知道我特地老遠走來爲什麼？還不是爲了不放心你孤零零一個人？」他嘴裡說着，腦子裡却一邊想，一時間想不出補充下去的理由，故意嗽嗽喉嚨，咯了一口痰。

阿鳳只顧低頭玩弄手裡的花巾，絞呀絞，絞成了一根細繩還不知道。

「你是有心來看我的？」她冷冷地問。

「難道不是嗎？」做哥哥的反問：「想起你我就心罣罣的不舒服，怕你女孩子不明白什麼，有了事情沒有人照應。」

「不是還有個阿木叔嗎？」

「你說他？哼！」

「他常常來看我的，你可以放心了。」

「你這樣相信他？好罷，不談這個，我再問你，阿娘到底留下多少錢？」

說來說去，又回到錢上，聽的人可生了氣。

「我不是早說過了嗎？」

「你說過是說過，我又沒有看見！」他雙手一攤：「我不過是問一問罷了，你急什麼？」

說人急，他自己倒是有點兒着急，實在想不到這個女孩子如此不容易商量，憑他的意思，不揪這賤貨進房去搜一搜那能甘心。不過，他強忍住心頭那股子衝動，反而表露出很客氣的樣子來。

「好了，就算我做哥哥的相信你，可以罷？那張『呀蘭』紙我還沒有見過，你拿出來看看，看了我就走。」

「來了！」阿鳳的心裡暗暗打了鼓，不作聲。

「看一下總可以罷？」人家又逼了句。

「有什麼好看呢？」

「又不會看壞的。」

「不知道！」

「你不相信我？」

「不知道！」妹妹幾乎是嚷起來。

哥哥退後了幾步，側起泛青的臉孔考究起那個發狠的怪物，一對銅鈴眼睜得渾圓。看看似乎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他忽地想起應該替自己的低聲下氣感到難過，一經決定，脾氣就不打一道來了。

「不知道？」他像在問自己，脣角掠過一片冷笑：「我現在就是要你知道，這間屋子我要一半！」

對方不作聲，連正眼都不望一望。

「就這樣決定！後面一半歸你，前面一半歸我，憑天理良心，我算對得你妹妹住！」

話已交代清楚，答應不答應都得這麼辦，他做哥哥的本來可以乾脆完全拿上手，如今能有這樣仁慈的決定，連自己都有點兒迷糊呢！

「我會時常來看你。」他車轉身，一面十分關心地丟了句，這才出到店面前站好。「那一個是頭家？」他儘量使自己顯得神氣些。

慢條斯理的老實伯在衣車前抬起頭，眼光打眼鏡框上那麼一溜，又伏下臉忙點兒東

西：

「找我嗎？什麼事？」

「話先說明，以後的店租交給我，每個月頭我來收。」

那個立刻不忙了，一把摘下眼鏡不住打量起來。

「屋主還沒有交代過呢！」

「不必了。」

「那話不是這樣說，手續分明最要緊！」

「不相信我的話？」阿文指指鼻子。

「你叫我怎樣去相信？」老實伯搖搖花白的頭。

「你不認識我？」

「認識，你不是想來爭屋子的阿文？」

「什麼爭？你，你，你……：再多說我可以叫你立刻搬！你相信不相信？」

這個那裡受得住這些話，堂堂的身份，不是人家瞎了眼就是存心想賴租，故意把話岔得那麼遠。他很相信對於不尊重東主的租戶，最好的辦法就是叫他趕快滾蛋！

老實伯對於這個憑空冒出來的傢伙，很覺得意外，早先因為聽得阿鳳和阿木叔談論過，成見已經有了，所以順口那麼一答，心裡頓覺得很痛快。但過後一想，又後悔說得太不客氣些，果真是當面見功，麻煩就來了。當然，老實伯不會給人家一番話就鎮住，

彼此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囉！何必還要像孩子一樣儘說些天真的話。他靜靜體味對方帶着威脅性的口氣，居然不高興起來了：

「說什麼我也不聽，你叫屋主和我說！」

「我就是！」

「我沒有聽說過。」

「現在就說給你聽呀！」

「光說沒有用，你叫阿鳳出來，我要親自聽她一句話。」老實伯一屁股坐下去，表示不屑理。

阿文原本蒼黃的臉色漲得像猪肝，久久釘在原地方不動。他考慮着，將來要怎樣去泡製這老傢伙才開心。不過目前先要設法證明自己的身份，塞了對方的嘴巴，然後才兜得起來，到那時候他自然有主意。

「阿鳳，你出來一下！」他向屋裡大聲下了道命令。

阿鳳沒有動靜，倒是阿木叔施施然的踱進店裡來了。彼此一照面，彷彿都吃了一驚。

「嘿，嘿！你今天倒有空閒呀！有什麼事？」逢人帶着笑臉的阿木叔一正經起來却又相當怕人。

老實伯看看一副窘態的阿文，長聲長氣的代回答說：「他來交代，店租以後歸他收哇！」

「什麼原因？」

「問他。」

「你說！」阿本叔的眼光直逼過去。

阿文對於這個小叔素少打過交道，說不上尊敬也說不上害怕，但是很奇怪的一顆心却直在七上八落，雖然有話要說，總是不知如何開不了口。

阿鳳打從屋裡閃閃縮縮的摸出來，苦着臉，不時用手帕去揩眼睛。做小叔的只是一望，事情似乎明白了一些。

「阿文，想不到你還不滿足，又來吵你的妹妹了？」

「什麼吵？我是來和她商量的。」這個回復點兒鎮定。

「商量？你這個人還有什麼好商量？」小叔轉臉帶着詢問的眼光射向侄女臉上。當他明白原來是這樣一個商量結果，反而和顏悅色的踏進一步：「我做叔叔的只是來主持一個公道，你有沒有良心？」

「我，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做侄子的嘴裡倔強，聲音却不大自然。

「你不明白？這裡的人都明白，你一直對這間老屋存有野心！」

「什麼野心？難道我不是阿娘的兒子？」這個找到了理由，未免感到氣壯了些：「做兒子的不應份承繼父母的產業？」

「那麼她呢？」

「她不過是養女！」

「你們聽啦！」阿木叔回頭對圍觀的人笑了，掉轉臉，手指直點向對方油亮的額頭，仍是那麼半帶着笑的：「真難爲你有臉說這種話！你阿娘生前就不認爲她是母親，連看都不來看一下，現在呢，却承認是她的兒子了，你安的什麼心，難道別人不知道？今天走來說得那麼大聲，以前怎麼不見你的臉？」

阿文只有瞪眼珠的份了。

「我做阿叔的一向不愛理人的閒事。」那個繼續表明自己的立場：「但萬事少不了一個理字，你不認阿鳳是妹妹，但她的確是你阿娘從小養大的女兒，這點產業是留給她作嫁妝的，你得的還不夠，還來爭什麼卵？」

對方的腳步慢慢向門外移動，發着亮光的額頂冒出些濕意。

「我，我們的家事不必外人來管！」他似乎真急了，逼出這麼一句不恭敬的話。

「爭一個理，誰都可以管！」

「你管得着嗎？」

「現在不就是！」

「好，我會記得的！」看看一步跨出走廊上，做侄兒的再也不惜撕破臉了：「看我回去就請律師控告你們！一定的！試問你們一個兩個，有錢請得起律師嗎？」

這麼一陣亂嚷，倒給自己嚷出了胆氣，胸膛猛然一挺，木柴似的兩條手臂揮舞了一通，然後指指點點起來：

「你們以為人多我就怕了？難道我阿文又沒有人？地方上的頭人那個我不認識？隨便叫出一個來就有你們好看的，哼！我要不要這樣做罷了，現在說不過你們，等着看就知道！」

阿木叔像聽出了興趣，一步一步向前移近些，說得正神氣的阿文只那麼一瞥，連忙把前腳拉做後腳，一退就是老遠，嘴裡還是沒閒着：

「我們的家事不必外人理，就是這句話！等着看好了……」

人已經走得看不見，阿木叔依舊在着站出神。老實伯悄悄走過來提醒他：

「看起來他好像說得出就做得到的，你們有什麼打算？」

「打算？最好的打算就是不理他。」這個瞧了瞧愁容滿臉的侄女：「不用怕！我早說過，做人必須堅強些，他真要來就等他來！」

x

x

x

x

x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預定必將到來的麻煩沒有動靜，就是阿文本人也不見再露面，事情透出奇怪，阿鳳這頭反而不放心了。

「你哥哥不會這麼容易就死心的，你要多多留意！」

阿木叔叮囑過了侄女，自己也趁了個便到侄兒那頭跑了一轉，回來時笑瞇了老眼對侄女說：

「他見到我好像嚇了一跳！藉故溜走了，你嫂嫂問起你，絕口不提那件事，我當然不便說，看起來情形倒像太平了，你說奇怪不奇怪？」

在病院中

爲了一場意外事件我進了本市一間私人醫院裏養傷。同樓的病者都是些斷手殘肢的可憐人，一身血污的進來，不是昏迷不醒，就是不斷呻吟號叫，那怕彼此都是同病相憐的人，身上也有說不出的痛苦，但看到眼裏，聽進心裏，那能不油然萌生淒涼之感呢！我躺在雪白的床褥上，每天守望着玻璃窗外的日出和日落，用麻木的心情去忍受使人發狂的熬煎，想是越想越糊塗，恨也恨不出個所以然。時日久了，卻又覺得萬慮皆空，心境恢復不少的寧靜，偶然間也翻翻家裏送來的書報，留意一下同樓有幾個痊癒的人告別去了，又有幾個傷者給推着送進來，或者和鄰床的人打打交道，換回一些幸福的追思，讓大家在嘴角邊展開難得見到的笑意。

在我的左邊一角，是一個年老的印度人，他的癱瘓症發作了好幾年，整日躺在厚厚的布帘裏頭，難得給人見到面。在右面的已經來去好幾個病人了，這一次是個年輕人，像是經過緊急救治後方才送來的，人還是昏迷着，一點一滴的血液正從塑膠管裏透進他的體內去，右腳攔在小鐵架上面，腿部以上繫緊了綑帶，臉色蒼白得怕人。有一個瘦條子的青年人走來站在床邊，默默看了一會，回過頭來和我打了個照面，悄聲的問我：「他有醒過來沒有？」我搖搖頭，他又默默站了一會，離去時在床邊的小櫃檯裏塞了幾包

香煙。

膠管裏的紅色液體已經流盡了，護士小姐給他換過白色的液體，我見他身子蠕動一下，眼睛睜開細縫，似乎很驚異地望望四周，又望望自己的身邊，然後靜下來像思索什麼，又慢慢閉上眼睛，嘴裏發出輕輕的呻吟：「水！我要水！」

他現在清醒過來，正是體味身上痛苦的時候，我深深地明白他所逼切需要的就是一點兒精神的安慰，那怕是一句溫柔的話語都好。我對着他問：「感覺怎樣了？」

「水，水！」他只是這一句。

我捺響床頭的電鈴把護士叫來，他喝過了水，人像更清醒了些，目光還是那麼的呆滯，開始向我望過來。

「先生，這是什麼地方？」他問得那麼意外。

「這裏是醫院，X X醫院。」我說。

他像怔了一會：「X X醫院？你知道女人的產房在那裏？」

「樓上，就是我們這裏的上一層。問這個做什麼？」

「我的女人，我的女人就在上面……」他的話細得聽不見。

我不覺望望頭上的吊扇，心下有點明白，世界上真有如此湊巧的事：太太進院生產，先生也進院養傷，大家好像賭氣似的誰都不去照顧誰。等他冷靜過一會，我想起一些

問題，當作和他聊天的開始。

「你是怎樣受傷的？家裏還有些甚麼人呢？」我問。

「撞車！」他吁出一口氣，沒有了下文，閉上的眼角居然淌出幾點兒淚珠。

「他正在痛苦中。」我提醒自己，一個重傷過後的人不適宜再牽動他脆弱的情感。但是我這一句平常的問話也恰好打進他的心坎裏去嗎？他看去仍那麼年輕，也許正是他情感上所存在的弱點，我感到歉然了。

一陣長時間的沉默。看看他，他一動不動像已倦極的睡去。玻璃窗外的陽光斜向一株相思樹梢頂，全樓彷彿裹着一層薄薄的輕紗，微微泛起一片涼意，天色又近了黃昏。

「先生，我的朋友有來過沒有？」一個軟弱的聲音忽然在我的耳邊響起，驚走了我默默的幽思，原來是他在問我呢。我回過頭去，他正在全神瞧着我，幾根修長的鬚毛平貼着的上唇稍稍往上翹，見到少了幾顆門牙的空洞。

「中午有個人來過，在抽屜裏放下一些東西，走了。」我很奇怪他不提到他的家人。

他想也不想似立即用那剛除去膠管不久的手往抽屜裏掏，掏了半天，掏出一包香煙，再找到火柴，急急忙忙燃起煙頭，大口大口的拼命噴煙。

「也來一枝罷？」他作勢問我。我拒絕了，他不再說話，半眯着眼，好像從迷濛

的烟霧裏獲得了無上的快慰。看着一根香烟將要燃盡，他又接上一根，這時護士小姐來了。

「哎呀，你昏迷了一個晚上，才清醒不久又在吸烟，不可以呀！」護士小姐尖聲叫起來。

「不抽烟我能做什麼呢？」他擺出一個吸烟的姿勢。

「不可以就不可以，不怕死嗎？」

「死有甚麼要緊。」他又猛吸一口。

護士要動手搶，他不依，只好把檯上和抽屜裏的香烟全部搜出來，拿在手裏却又不
知怎麼安置的好。

「他家裏有人來嗎？」她忽然問我，不等我回答，就把手裏的東西悉數堆在我的檯
子上：「放在你這裏，記得，不要再給他。」

我攔阻不及，只有對着隔床的他裝個無可奈何的苦笑。他若無其事的繼續吸完手中
的香烟，忽然轉過臉孔打量我，慢慢抬起一隻手。我的心裏一跳，幸得他只是向我的腿
上指了指：「你的腳：：：：：。」

「車禍受傷的。」我說。

「多久了？」

「將近四個月了。」

他那失神的眼睛倏地睜得渾圓，唇皮一陣蠕動，卻沒有聲音。靜了一會，他試着把頭抬起來，兩隻手拼命往下撐，看他的意思是不肯再安份的躺下去。但掙扎過幾次，只稍稍抬高一顆亂髮披臉的頭。

「迷西！迷西！」他竟然呼喊護士，聲音像個漏氣的風箱。

兩個護士跑步趕到，分兩邊站好。

「你替我解開。」他指指墊腳的鐵架子——一枝鐵針橫穿過膝蓋下面的小骨，兩頭緊緊了細索。

「爲甚麼？」一個圓眼睛的護士把眼瞪得更圓，竟顧不得喘氣。

「我要下來呀！」

「下來？你以爲能夠跑？」

「能夠！」他故意扭動那隻受傷的腿，可是立即發出一聲驚呼，往後便倒，一下子又掀起上半個身子，不住咬牙切齒：「能夠！我能夠！你們扶我下來。」

兩個護士却合力把他按下去。他尚在掙扎，終於乏力的躺下來。

「能夠！你能夠？」先前說話的那個指着他喊：「告訴你這邊的腿骨已經斷了。腿邊穿一個大洞，乖乖的躺着不要亂動，如弄得不好——哼！醫生就會從這裏——」

護士用手掌朝他的腿上虛虛一比，可是他根本沒有去注意，等得兩個掉轉身，又試圖掙扎起來，用手在大腿上摸來摸去，細心在解綳帶了。

「噫！你簡直像個不生的小孩子，「迷西」說的話你沒有聽到嗎？」我忍不住呼喝起來。

「我要下去！」他依然在腿上摸，嘴裏雪雪有聲，也許是弄痛了創口，大呼一聲又躺了下去，閉上眼睛用力吸氣。

往後要乖乖躺著的日子還長，像他這樣孩子氣的要怎樣挨下去呢？偏偏我作了他的隔床鄰居，間接地給我一些精神上的負擔，想想就腦子裏一片糊塗。晚飯後不久有兩個人來探望他，一個男人是來過一趟的瘦條子，另一個老婦人想來就是他的親人了，左一包右一包帶來了熱水瓶呀杯呀什麼的，老遠就叨叨不絕起來：

「阿牛！這是怎麼搞的呀！今早聽阿成仔說，我還不相信，唉！早想來看你了，賣一點小菜走不開，現在怎樣？不要緊吧？我給你帶來應用的東西，這是我家裏的，飯吃過沒有？要不要泡杯茶喝？這裡有牛奶，阿華田：：：：：你家裏有人來過嗎？哎喲！傷得這麼利害，陰功！：：：：：。」

「我已經打過電話託人通知他的家人了。」那個叫阿成仔的一臉木然的表情。

「我說，阿成仔，你的運氣真是好，兩個人乘一架摩多西卡，他受了傷，你却沒有

事，天意，天意！」老婦人把帶來的物件整理好，望望病人，又望望那個，像要分辨出彼此有那點不相同。

「阿蘭：：：：：」躺着的傷者出聲了。

「阿蘭嗎？我剛從樓上下來，昨天晚上養了一個女的。」

「女的！：：：：：」聲音很細，像驚喜，又像感傷。

「是呀！恭喜你了，你家裏人知道一定很喜歡，你沒有見到，多一兩天就可以出院了，我抱來給你看。嗯！阿蘭聽說你進了院，很傷心，又不能過來看你，你靜下罷，唉！急不來，暫時我會去照顧她，大家住在一起，不必再客氣，我豆牙婆能夠幫忙的地方，一定幫忙：：：：：。」

老婦人臉上皺紋動呀動的，我的耳邊不停飛躍着她急促的嗓音，不是有心去分辨，簡直像是罵人哩！阿成仔東一站，西一站，根本沒留心老婦人說些什麼，最後靠在我的床沿邊坐下來，欣賞來往的人客。我忽然記起早先護士交代給我的差事，把情形告訴他，趁機打起交道來。

「他的家不在這裏？」我問。

「嗯！」就這麼一個字。

「他和太太一同出來做事？」

「嗯！」又是這麼一個字。

我慢慢掉開臉去，迎面射來冷冷的燈光，一天的光陰又溜走了。

X

X

X

X

X

醫生巡視過了每張病床，護士們忙着開始一天的工作，我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忽在我的身邊停下，有女人的聲音帶哭地喊：

「仔啊！你怎麼這樣慘呵！整年來都不見你的消息，不知道媽多麼思念，怎知你跑到這裏，我的仔啊！」

那是一個身材臃腫的中年婦人，把臉孔整個伏在阿牛的胸膛上，只看見一團鬆散的髮髻。旁邊緊挨着一個帶點兒土氣的大姑娘，兩行眼淚流到腮邊。另外一個站得遠遠的老頭兒，愛看又不愛看虎起一張灰臉孔。

婦人哭了一陣，抬頭見到聞聲過來的護士，好比見到申冤的大老爺，直把喉頭抽咽得咯咯响：「迷西！我只得他一個仔啊！我怎樣能不疼心？——仔啊！你現在感到怎麼樣？一個人……真是淒涼，同媽回家去，媽來照顧你。仔啊！」

虎起臉孔的老頭子開始跑近些，兩手交操在背後，像欣賞一件不很滿意的藝術品。

「哼！好一個荒唐的畜生！現在才知道了？」他居然開了口。

「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要罵他？不出聲可以不可以？」婦人連忙把話擋過去。

「好，好！由你，由你！」

「由我，你就去看怎樣辦手續出院，阿成仔呢？」

一個閃閃縮縮的人影在老頭子身後一冒，阿成仔老早來了，默默地還是一片無精打采的形色。婦人朝他肩上一推：「去啦！去啦！我們今天就要走，還要等甚麼？」

「我不要回去！」阿牛突然扯高嗓子叫。

「不要回去？」婦人猛揩一下通紅的鼻頭。「爲甚麼？」

「我不想！」

「怎麼？」

婦人呆一呆，掉頭對瘦條子的青年人皺皺眉：「你跟我不來！」帶頭就跑。老頭子一把拉張椅子坐下，從口袋裏掏出副眼鏡戴上，俯低頭去研究傷者腳下的鐵架子，用手搖幾搖，緩緩起身趕在兩個人身後去了。

病床邊只剩下那個大姑娘，幾時端坐着默默望着傷者的半邊臉孔，淚漬還在閃閃發亮。阿牛有意或無意的別過臉在對着我，眼色一片茫然。

兩個人好像互不認識般的就這樣僵持了好久，女的突然伸手摸摸那個腿上的綑帶，縮回來又摸摸擱在腿邊的一隻手。

「你——」阿牛發力一揮手，整個人幾乎從床上跳起來。「誰叫你來的？走！」

「我不能來嗎？」聲音是哭着的。

阿牛沒有回答，又照樣別開臉，連一邊的手都攔開了。

「他們到底是什麼關係呢？」我望望這，又望望那，女的一臉委屈，嘴唇抖呀抖的說些聽不清的話。男的一直保持不變的睡態，但誰都看出這種姿勢是很不自然的。果然，他緩緩翻過臉孔去，用盡氣力似的喊：

「我叫你走，你還不走？在這裏等死嗎？」

「我是一心來看你的，你討厭我也好，用不着這樣兇！」

女的終於站起來，鼻頭上掩着一方手帕，肩膊有一陣激烈的搖動，却沒有離去的意思。她就那麼站了好一會兒，手帕慢慢從臉上移開，目光對着遠處凝視，好像發現到新奇的事物，又像在追憶什麼渺茫的東西，最後落在面前的傷者身上，人也重新坐了下來，半側過身子，預備隨時再站起來的姿勢。

護士們偶而捧着水盆什麼的從前面走動，帶起多少細碎的聲浪，我的耳邊却有出奇的謐靜，似乎聽到了鄰近兩道輕微的呼吸，在無限苦悶的空間迂迴跳動。我幾次偷眼打量他們，他們誰也不看誰，就像和過路的陌生人沒有分別，但偏偏在彼此的言談中看去，關係又來得那麼密切，我簡直不知要怎樣想好。打開一份當天的報紙，不久又說到了中飯時候，鄰床忽然匆匆來了三個護士，伴同一小車子的瓶子和鐵器東西。

「你今天要出院了！」護士領班裝一個笑臉，隨手拿起一根閃亮的東西，其他兩個極小心地解下鐵架上面的繩子。

平躺着的傷者沒有表示，靜靜的聽候別人擺佈，彷彿當事者不是他自己。旁邊的大姑娘已經起身迎向幾個匆匆走過來的男女，他們一邊走一邊爭辯些什麼？

「那個死賤貨！如果我不念在……」中年婦人打住腳步，一手指向身邊那個瘦條子的青年人鼻尖上，全身鼓得像隻大蛤蟆。「你認為我說得對不對？事情不管是誰的錯，孩子總是我兒子的，給你一點臉子，算是十分對得住了，難道真的要惹我發脾氣？」

一旁的老頭子不住嘟囔着，瘦條子的青年人只顧低着頭，默不作聲。

「我現在沒有時間，過幾天再來，阿成仔，你即管去傳達我的意思，大家好好商量，我不喜歡去難為人家，也不喜歡人家難為我，就這樣拜託了！」婦人匆匆說完便頂了老頭子一句：「你知道什麼？不干你的事！」

護士們已經把要做的事做好，等待着把傷者運上救傷架，移到樓下去。救傷架弄來了，那個却不肯上去，哭鬧起來：「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去！呀……」

「你瘋了？怎麼不回去？在這裏誰來照顧你？」婦人在一邊溫言溫語。

「回去了我也要走出來的！我不……」

幾個大漢過來扶他。他揮着拳，用另一隻未受傷的腿踢着所能碰到的東西。終於他被安置在救傷架上，哭鬧聲漸離漸遠，尾聲搖曳在模糊的一方，勾起多少悲涼的意味。一陣紛擾過去，周遭恢復本來的寧靜，兩個護士走來把凌亂的床鋪整理好，此刻看去，就像未曾發生過事情一般，我的心頭迷迷糊糊的，彷彿做了一場夢。

瘦條子的青年人又回頭來，慢慢收捨着小檯几上的零星物件。打掃的清潔婦忽然悄悄挨過來，不知向誰問：「到底甚麼事呀？又哭又鬧的。」

青年人回過臉，拉起一絲的笑紋：

「他不肯回家去。」

「回家去不好嗎？」

「你不知道的。」青年人坐下來，隨手掏出一包香煙。「他就是從家裏偷偷走出來的，差不多有一年了。」

「那個坐在旁邊的女人又是誰？」我記起那張充滿悲哀和委屈的臉孔。

「他的太太，家裏的人很早就替他娶過門來的，他不喜歡，但是老人家要早些抱孫子，不由得他作主。結婚到現在好像有三年多罷，已經有一個女兒。」

「那麼，這一個呢？」我指一指樓上。

「她是情婦。」他沉思一下，彈彈煙灰，臉色莊重起來：「因為丈夫不好，以前我

們是鄰居，知道得很清楚。以後他們兩個怎樣相識，我已經出外找生活，不大清楚，有一天他忽然來找我，要我幫忙替他找生活，我很奇怪，他家裏本來是做生意的，他又是獨子，用不着像我一樣東飄西蕩的找飯吃。他說和家裏鬧翻了，要我保守秘密。我想這也是原因，慢慢再勸他好了，那裏知道他們兩個已經秘密出來了好久，女的將近生產，身邊帶着的錢又花完，回家的路看去走不通，只有找事做，你知道找事做說來容易，而且他這個當慣少爺的又能做些什麼？我罵他糊塗！當初做事不考慮後果，其實事到如今，殺了他也沒有用，誰叫我和他自小就是好朋友呢！我每天抽空和他到處走，一聽見消息便去鑽，那裏知道終於鑽出這場禍事來，有什麼話說？」

一陣沉默。

「現在怎麼辦？」清潔婦夢囈似的。

「什麼怎麼辦？」

「留下她一個人。以後呢？她的那個丈夫假如知道……」

「以後？誰敢說？」他把手一攤。「事到如今，只好跑一步，看一步了。」

我心中還有些話要問，幾次都按下來。青年人望望腕表，沉吟一會，長長吁了口氣。

「我看，她出院都有問題哩！那裏找錢？」

嚷：

他起身伸個懶腰，作出要離去的樣子，一個匆匆的人影在他面前站下，沒頭沒腦就

「我真搞糊塗了！我真搞糊塗了！——怎麼，人呢？」

「早就回家去了！和他的家人。」

「什麼時候？怎麼我不知道。」一臉皺痕的豆牙婆像在自語。「這樣看來，阿蘭說的話是沒有錯了，兩百塊錢只要小娃娃，那麼媽媽就丟下不管了？多麼奇怪的事！」

「唉！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青年人頻頻搖手。

「怎麼不知道？明明是你電話裏和他家裏人說了些什麼，不然那有這樣不近情理的！」

「出去啦！出去等我告訴你實在的情形。」

「你不告訴我，我都猜得到，一定是嫌棄這個媳婦罷？你們男人就是這樣沒有良心的，一不喜歡，管你死活，借個意思就溜！我豆芽婆看得多了。哼！兩百塊錢，換一個小娃娃，虧他敢開口，兩百塊錢以為很大？我說阿蘭呀！你哭什麼？他們給你錢，你把它從窗口扔掉就是，娃娃千萬給不得，不信沒有男人，我們女人就沒有了辦法！」

「我都說出去再告訴你哪！」

青年人發了點脾氣，動身走了。豆芽婆俯身挽起一個紙袋，故意靠近清潔婦身邊低

聲唧噥了一會，猛地大叫一聲：「你說出理由來，說！」然後掉頭一陣風似混進人叢中。

我隨手拿起一本書，翻了翻又放下。清潔婦已經走了，玻璃窗外的日色正濃，有幾點黑影飄落，不知是雀兒還是落葉，全樓的人聲逐漸嘈雜起來，我感到煩躁不安，閉上眼睛，腦幕上映現了許多幻象，依稀見到一個陌生的女人輪廓，緊抱着懷中的嬰兒，在無數冷冰的目光中徬徨失措，默默垂淚。那個可憐的女人，以為憑着無畏的決心，反出禮教的圍牆，給自己另開闢了一條幸福大道，怎料到竟是一條悲哀的絕路。她再有餘勇竄過去麼？還是乾脆以悲劇收場？誰知道呢？但終歸是一個不甘向命運俯首的倔強女性，自然懂得怎樣再去冒一場必然到來的風暴，生命之火既經親手重新燃起，就不會讓它黯然熄滅的罷！我想。

浮 沉

下午，外頭打來一個電話，我拿起聽筒，耳邊隨即響起一道親切的鄉音：「先生，你好嗎？嘻嘻嘻嘻……」

口音是男人的，聽來十分耳熟，只是老想不起來。

「你是那一位呀？」我問。

對方又嘻嘻地笑了一陣：「張林呀！」

「哦！」我有些意外的驚喜：「什麼時候出來的？住在那裡？」

「昨天傍晚到，住在老地方樓上三十六號房，晚上有空嗎？」

「好，到時見！」

擱下聽筒，我陷進了沉思中。張林，這個一向在東海岸地方討生活的中年小商人，又老遠地跑來吉隆坡做什麼？難道爲了前次偷偷出走的那個叛逆子的事，到現在仍舊放心不下嗎？還是事情另有什麼新發展，逼得他不得不抱着多病的身子再次遠出家門呢？時日匆匆，回想起當時的情形經過歷歷還在眼前，但已將近四年了

好像是一個週末的下午時分罷，我從公司裏回到家，從大門外便望見一個矮小的女人背影，斜斜插在一張稍嫌寬大的籐椅裏，只要一聽那特殊的聲調，不必見她那張鑲滿

金牙的大嘴和微帶土氣的瘦臉，我便猜想到究竟是誰了。當然啦！十多年來彼此曾經是朝夕相見的老鄰居，雖然不見已有二三年，却還不致於在另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把深藏的印象完全磨滅掉。

「先生，你回來了！」她打個招呼。

我一下想起當年在東海岸一個小山村教書的時候，她的當家是當地的商人，又是學校副董事長，大家時有往還。後來停了教職改在商場中打滾，直到現在千里迢迢跑來這裏當個窮編輯，不想她還只管「先生，先生，」的叫。

「林嫂，真沒想到，你怎麼找到來了？」我向廳裏四下張望一會：「只有你一個人嗎？」

「那還不是？」她的笑容突然斂了下來：「我一個人來也是不容易啊！你看，我怎麼有時間出來，先生，你不是不知道，店裏人手本來就不夠，我一走開，巴剎裏的檔口就只好暫時關起來了！」

「難得有幾何呵！出門吃下風也應該了。」我打趣着說。

「有這麼好福氣就好啦！」她嘆口氣：「不是阿志這個衰仔，你就用繩子拖我也不會來這裏的。」

「阿志幾時來到吉隆坡？」

「已經有三個多月了！」

「真的？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他。」我愕然。

「所以我很放心不下。」

「他從來沒有給家裏去過信？」

「從來沒有，他和爸爸吵了嘴，自己偷偷走出來了！」

「你就知道他一定走來這裏？」我有些懷疑。

「記得那個阿順古嗎？」她反問我。

「他？記得，我搬來這裏不久就見過他。」

「他不是好人，是鬼！阿志就是信了他的鬼話：……：……。」

她接着大聲數說阿順古種種的不是，怎樣居心不良，常常想要從他們身上打主意，阿志就是受了他的蠱惑，要老頭子籌出一筆本錢，到吉隆坡去合夥做生意，這件事不知和老頭子吵過多少趟了。

「先生，阿志以前還是你的學生，人是怎樣的應該知道，雖然現在年紀大一些，不夠精明還是沒有變，叫我們怎能答應他？」她雙手一攤：「況且我們店中一直週轉不靈，實在抽不出多餘的錢！」

我面向她坐好，發現她那對細小的眼睛裏已泛出了紅暈。阿順古，那個短頭髮的年

輕小伙子，從記得起的那一段日子中，他就在他叔父張林店裏當助手，我和他們是鄰居，因職位上的關係，張林常是我談天說地的對象，又因年紀上的關係，阿順古也成爲我推心置腹的朋友。張林一談起他這個從大陸過來的侄兒就搖頭，他說那裏是做事的，簡直是到他店裏來渡假。阿順古呢？提起叔父兩佬就生氣，又刻薄，又小器，對他沒點兒人情味。大家日久相處，我明白張林的苦心，他體弱不能多事勞神，兒女尙幼，女人才幹又只能劈柴燒火煮飯帶孩子，一心寄望在這個唸上中學的侄兒能多多負起店中事務，好讓自己清閒清閒，多點時間搓搓麻將兒。林嫂到底是婦人家，她信任丈夫，却不信任外人，侄兒沒來以前她還算是獨當一面的人物，辛苦打到的天下她總算是有份，那能這麼簡單就袖起雙手聽任小孩子去胡來呢？阿順古年紀雖然不大，但對事業存有不小的野心，他的發展計劃和叔娘的保守方策剛好背道而馳，於是心中顯得不大痛快，做事就敷衍起來。叔父看在眼里，又聽在耳裏，免不了擺出點兒長輩的尊嚴，後來就乾脆認定這個侄兒已經無可救藥，不再當他是一名左右手，而是可憐他在賞碗飯他吃看待了。

「先生，這個山芭地方怎能有發展的一天呢？也難爲你住得慣！」

阿順古對我不止說過一兩次，在他天真的思想中，所有自甘居處在窮鄉僻壤裏的人都是非常奇怪的，一定沒有出息的。不料他到底遠遠離開了所憎惡的地方，隨一架推銷貨物的車輛到他所憧憬的天堂去。這一去大概不像夢想中的得意，有時是人回來，有時

是信回來，不論如何張林每次都表現得不愉快。「錢，又是說要借錢！」他冷笑着對我說：「做生意，哼！有本事何必來求我？那邊的大頭家多的是。」

我真佩服阿順古的韌性功夫，儘管每次都碰到叔父的硬釘頭，要錢的信件還是像催張單似陸續送到，張林一概按下不理，有時可能按捺不住火氣過來找我代筆，一邊罵一邊叫我照錄，罵得我都感到傷心。私底下我也曾給他去信，勸他長些志氣，好自爲之，別在叔父身上枉費心機了。他有沒有收到我的信而受到感動，我不清楚。不久因時局動亂，在戒嚴法令下的小地方謀生困難，張林一家背了一身的債務溜到市區另求發展，我也扛起可憐的家檔東飄西蕩，終於流落在這裏安定下來。以後我會爲些私事回去一趟，張林已經開了一間稍具規模的商店，還有分檔在百貨市場裏。我們見面沒提到阿順古，差不多把他完全忘記。真沒料到正當忘記的時候，又給面前的女人從我的記憶裏把他推出來。

「你見到阿順古。」我問。明知道這是多此一舉的。

「沒有。」她回答得很快：「阿志的爸爸吩咐過，到了先來見你，阿順古和你先生是老相識，會有往來也說不定。阿志的事就要多麻煩：：：：：。」

「我只見過他一次。」我打了岔。那是我到來這裏的頭一年，阿順古忽然在我屋門前出現，後面跟着抱一個拖一個孩子的少婦，身材高壯得像頭駿馬。我不知他何時成了

家，更驚異他的靈通消息。他開口轉達他叔父的意思，要討取以前我所欠下的一筆生意往來賬。我推說要和當事人面商。他再談起生活情況，目前正在搞批發生意，很想設廠製造商品，遠景很光明，可是缺少一筆錢，要我入夥或借錢都好。我把這事都婉推了。他勸我多多考慮這個偉大計劃，走時留下他的住址，卻沒有門牌。「你隨便到一家店舖去問，提起我某人沒有不知道的。」他這麼交代，一走以後就沒再見到影子，他留下的紙條也不知要在那裏去找了。

林嫂隨身帶來阿順古以前在信上留下的通訊址，我經過一番考慮，覺得有必要盡一份老朋友的力量，雖然我極不願意去親近那副帶點虛浮色彩的嘴臉，但眼前的林嫂又何嘗樂意去見往日的仇家呢？

「見到阿順古時少說話，聽我的。」我吩咐下來，別要仇人見面，分外眼明。事情尚未清楚就先吵個不亦樂乎，我可不高興。她的愁臉登時綻開笑紋，只那麼一瞥又消失無踪。

我們起程往市區走，由「的士」車伙送到離市區不遠的一處偏僻地方，下來一看，傍着馬路邊有幾幢歪歪斜斜的店舖子，高高低低的木屋在熾烈的陽光下弓起背脊，到處亂草野樹，看去真像是扔在荒野裏的一些殘箱和廢鐵罐子，想不到在這繁華的大城裏，還有這麼糟糕的地方。我就近走到一家雜貨店打聽，那戴老花眼鏡的阿伯想也不想便朝

遠處這一比那一比，另外交代了一些話。再走上一段路，碰了幾次壁，終算碰進了阿順古的大門。

在灰濛濛的光線下，一個女人從水盆裏抽起一雙濕漉漉的手，一面往衫角上揩，一面向我們打量：「你們找誰？」她似乎不認得我了，但我依稀認得她，臉龐比以前稍瘦了些，挺着大肚皮朝我們走來。

「你們好像沒見過面罷？我來介紹。」我弄清了她們之間的關係。

做侄嫂的顯得一臉的迷惘形色，客客氣氣一番招呼，前前後後呼喚來三個小傢伙，團團圍着林嫂喊「叔婆」——高高興興的接過見面禮，一哄又走了個乾淨。

「真不巧！阿順古又過埠去了，不在家。」她抱歉地說。

「不要緊！」我說：「他的生意還不錯嗎？」

「生意是有的。」她的眼角掃過叔娘的臉：「唉！就是少了點本錢，你知道現在的店家都不大肯放期貨，什麼都要講現錢，苦就苦在這裏。」

「這是真的，也難爲阿順古，的確很能幹。」

「還要說？挨了這麼多年，連這間亞答屋還是租來的。」

她繼續嘆息着說日子越來越難過，不是每天收些別人的衣服來洗洗補貼家用，單只依賴阿順古恐怕連水也沒得喝了。

旁邊這個叔娘似乎聽不出興趣，一對小眼珠只顧東溜西望，屋子的面積不大，一眼便可以從半掩的後門望出屋外的人家，她起身前後兜了幾轉，像要找尋些什麼，又像在研究屋子的形勢和構造，準備整座買下來似的。

「阿順嫂，我想問你一件事。」我悄悄指一指那個焦躁不安的叔娘：「你認識阿志嗎？有沒有來過這裏？」

「阿志？有的，什麼事？」

「那就好了！」我鬆了一口氣：「他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她用力擰頭：「大概在三個月前來過，住了十多天就走了，我以為他回家裏去。」

「他沒有說要到那裏去？」

「沒有。」

「阿順古知道嗎？」

「要問他本人，我不清楚。」

「他什麼時候回來？」

她掉頭查看壁上的日曆：「快了，大概在這幾天內。阿志有什麼事嗎？」

「哦！沒有什麼事，他出來這裏久了，你叔娘想來見見他。」

「他早就離開了啊！」她急速的說：「我親眼見他提了一個旅行袋，阿順古送他出門去……。」

人是有了着落，但又莫名其妙的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我問林嫂的意見，她沒有甚麼表示，只顧和新見面的侄嫂比手劃腳的談，一邊把鼻頭弄得悉悉響。

辭別出來，太陽已偏到前面一株古樹的濃蔭後，另一邊的小山頂湧起一堆堆的黑雲頭，山色已經朦朧一片了。

「林嫂，你要回家去，還是要住上幾天？」我沒精打采的問。

她沒理我，回過頭去向來路直視。我再問一句，她像驚覺過來，眨眨眼睛，聲音細得幾乎聽不清：「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沒有這麼多時間……。」

「住多幾天也好，等等阿順古的消息。一個二十多歲的人了，總不會給人拐走的。」

「先生，他從小到大從來沒有出過門，就怕他身上沒有錢！」

「沒有錢不是更好？他會想到要趕快回家去囉！」我說。

她不作聲，嘟起兩片乾癟的唇皮望着地下的馬路。陽光忽然在眼前一暗，刮起一陣風，一場驟雨恐怕就要到來了。

林嫂在客棧裏已經呆了三天，市區地方雖大，她老是揀着我家裏跑，日裏我有公事，餘下的時間實在沒有多少可以爲她奔波。其實呢，這麼大的城市去打聽一個人，傻子都會覺得好笑，何況阿志究竟還在不在這裏，天才曉得。惟一的希望是能見到阿順古，再不然就是指名道姓的堂皇登個尋人廣告。阿順古鬼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至於登廣告的事不過是我的想法，諒她一個女人在這時也作主不了。

「先生，我不能再等，明天要回去了。」林嫂終於這樣決定。

「回去也好，一有消息我會去信通知你們。」

她的聰明決定使我稍稍鬆了口氣，但意外地擱在肩上的擔子彷彿又沉重了一些，想起以後每天都有人在遠方焦急地盼望着我這裏的消息，心頭不覺就發起悶來。送走了林嫂，看看時間已近傍晚，橫豎靜不下心情做其他的事，倒不如再去訪問阿順古的好。

在萬家燈火中我走近一度拜訪過的小木屋，屋旁的空地上蹲着一部黑色的小房車，三兩個孩子傍在那裏捉迷藏玩。屋裏有碗碟碰擊的清脆聲，一個男人放粗喉嚨間歇地說着話。我站在門外一陣遲疑，背後有孩子的喊聲響起來：「爸，有人來！」我跨步進門去，燈光下兩個男女在飯桌邊朝我瞪起詫異的大眼，那個男的似乎跳着站起來。

「啊！是你？先生，我們好久不見了！」

「真的好久不見了！」阿順古的出現給我意外的驚喜：「你在什麼時候回來的？」

「今天中午。」他說，掃了一眼身旁的女人：「我聽得她說叔娘和你來，正想吃過飯去找你呢！」

他殷勤地讓我在僅有的飯桌邊落座，順嫂子捧起小半碗飯，邊扒邊起身走開了。

「你的生意做得不錯罷？」我坐下去，對着他那張比記憶中較為憔悴的臉孔，心底裏忽然泛起一般陌生的感覺。

「這種小生意，能賺碗飯吃就不錯啦！」他狠命嚥了口飯，打開嘴噓氣。

「你也算作有本事，一個人走出來，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家，真不容易啊！我說的是真心話。」

「本事？嘿，嘿！」他低頭微微一笑，忽地兩眼一睜，右眉角堆起一顆小肉瘤，正像一頭觸了怒的什麼小動物：「假如當日親戚能夠幫忙我的話，先生，不是我阿順古誇口，今天早就不住在這間茅寮了！」

「這是真的。」

「怎麼不真？你先生不是不明白我的底細，我有我的計劃，可是我那個叔父無情無意，一個錢都不肯借，沒有錢，你能夠做什麼大事業？」

他把面前的飯碗一推，索性吩咐女人把它收拾了，擺出一副準備和我長談到底的神氣。

「我在最近才聽到。」我想起了正題：「阿志到過你這裏來？」

「怎麼不是？幾個月前他一個人走來，帶了幾套衣服，問他，他說和老子吵架，出來這裏，要另求發展。他這個孩子志氣是有，可是錢沒有，我罵他一頓，沒有錢出來發展個屁！在我這裏住了不久，我趕他回家去了！」

「他真的回家去了？」

「這個人，我也沒有他的辦法。」他搖頭微微一笑：「他死都不肯回去，不肯回去怎麼辦？難道要在我這裏住一輩子？我就說：好罷！你有個本事就留在這裏我理不了。他在流眼淚。流眼淚有什麼用？誰叫他笨，有決心要出來自尋發展，總要想法子帶來筆錢呀！現在回去還有的是機會。我一直給他解釋，他沒有作聲，我以爲他已經轉心，送到車站時我先離開，過了十來天忽又在一間飯攤裏遇見他，他正在低頭洗碗碟，原來還在這裏！」

「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阿順嫂遠遠地把話接了下來。

「這有什麼好說呢？」

「他是你的兄弟呀！看你不怎麼關心：：：：：。」

「兄弟又怎樣？」阿順古嚷起來，猛地朝我一瞪：「就算是我的親叔父罷，他又何曾關心過我？先生，你說是不是？」

我連忙避開他那對莽牛似的眼睛，不置可否的點了點頭。他似乎很表滿意，可能因此勾動心事，一口氣把他的叔父和叔娘痛快淋漓地罵了十來分鐘，我惟有恭聽的份兒。

「你知道阿志在什麼地方？能不能見一見他？」我看看時間不早，該談到正題上去。

「這個你放心好了。」他伸出剛扔掉烟蒂的大手，好像要抓我呢，但只那麼虛按了幾下：「今天下午我早就見過他，訓了他半天，說真的，這些日子也夠他挨的了，當我一說起家裏來了人，他還沒有個主意，我逼得急，他才說很爲難，不是不想走。」

「什麼事？」我急着問。

他把食指和大拇指迅速地摩挲幾下：「是這個！你說該死嗎？三兩個月下來，錢沒有撈到，却撈到滿身債！問他什麼原因，不說。眼看這樣下去，就是死路一條！」

說到錢債的事，我也沒有主意，好歹有他的親娘在這裏，用不着由我這外人來傷腦筋的。我追問阿志的下落，他告訴我仍舊在某條街的飯檔裏洗碗碟，不過現在不合時，飯檔早已收市，人也不知往那裏閒蕩去了。

「你沒有說他的母親就等在客棧裏？」我感到奇怪。

「沒有用，一說起母親來了他便先怕起來，問我有沒有地方躲？」

「萬一又躲開去怎麼辦？」

「明天不妨去找找看，他這個怪人，我可不能保證了。」

匆匆起身離開了阿順古，心中充塞着莫名的興奮情緒，我想：當那憂愁的母親聽見了這個喜訊，該如何的開懷呀！來到市區，走進林嫂住宿的客店，這時大概是旅客們正當出門遊樂的時候，店裏很靜，一個管房模樣的中年人從烟霧迷濛的檯子邊抬臉注視我。

「啊！那個女客不在，出去了。」他嗆咳着說。

我就近找張椅子坐好，等了一會似覺不是味，起身走出店外。外面車來人往，車頭的燈光像條條利劍，一下子刺透了騎樓下的陰影。一個矮小的人影沿着一邊的走廊慢慢移近來，被橫掃而過的光閃映清了一張熟悉的女人臉。

「林嫂！」我輕輕地叫。

她像吃了一驚，霎一霎細小的眼睛。

「想不到你會來。」她說：「我閒得無事，出去街邊跑跑，看見一個卜卦算命的，就在那裏多停留了一些時候。」

「你決定明天回去了？」

「是的，不回去又怎樣呢？」她邊打開衣箱也似的手提包。

「我剛才見到阿順古。」

「他回來了？怎麼說？」

「他說見到阿志。」

她的一隻手停留在手提包裏，像拼盡全身力量似掙扎出一口氣：「真的？在那裏？」

「不遠，現在來不及，還是等明天罷！」我說。

她呆了一會，突然發覺到停留在手提包裏的一隻手，匆忙搜出一張小紙頭，隨手一捏，拋近旁邊的水溝裏。

「衰鬼算命佬，給他嚇了我一跳！」她的臉上居然有了笑容。

X

X

X

X

X

X

阿志已經有了消息，林嫂可以說不虛此行，等一會他們母子相會的一幕是不是抱頭大哭，還是一個追一個趕呢？我實在不敢去想。在路上的林嫂一直沉默，她的心情緊張複雜是理所當然。我呢，就有點莫名其妙地感到心頭空虛虛的，又彷彿氣鼓鼓的很不舒服。

「大概是這一家了。」我端詳着一家飯檔的招牌說。

這是一處熱鬧地區，一連幾家的熟食檔，在我面前的這家四五張桌上都坐上了人，掃過一張張人臉，看不見有阿志的在裏面，林嫂筆直往裏走，老主顧似地在廚房裏打了

一轉，伸長頸子左張右望。一個伙計迎了前來，把椅子敲得震天價響。

「我想問一個人。」我細聲地說。

「誰？」他像有點意外的繃起眉頭。

「阿志。這位是他的媽媽，找他來的。」

「找阿志嗎？」一個大姑娘接了話，圓圓的臉，透出幾分慫氣：「他說家裏有人找他回去，昨天就辭工走了！」

「他到那裏去？」

「不知道。」

「他住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裏。」她指指裏頭的一塊空角落。

我瞧瞧林嫂，她還在左張右望，似乎不相信呢！我很瞭解作爲一個慈母者的心，但爲人子者偏偏不能體恤，只憑自己的意氣用事，怎不教我這個外人見了要生氣。大姑娘似乎很熱心，問長又問短，可是談不出一個頭緒來。

「我們走罷！」我對林嫂說，打頭走出外面。

「他會不會在客棧找我？」林嫂還存有一線希望。

「試試看，最好是如此。」我嘴裏應着，暗裏在想，他有意要相見的話，也不等到

今天了！

回到旅店查問，証實了我的猜想正確。林嫂發怔了半天，又妙想天開起來。「他會不會自己先回去呢？」她喃喃說，自個兒又搖搖頭，把眼睛揉得通紅。

「可惜你就要走了，不然我……」我猛地記起阿順古對我所作的手勢：沒有這個，他走不了！那麼他不可能就溜得踪跡不見。

「我還是走好。」她想，從大提包裏掏了掏，拿出疊鈔票：「這件事還是請你先生多多幫忙，假如見到他，就請你把這一百塊錢交給他，叫他無論如何要回去……唉！好好的人不做，要在這裏當叫化子，這個人……」

「現在就走？」

「還要再等嗎？」

「我想再去見阿順古。」

「我看沒有必要了。」她想了想，把錢塞在我的手裏：「如果阿志有意來見我，早就來了，用不着再跑來跑去。現在我知道阿志在這裏，就放得下心，以後你先生見到他，千萬要替我解釋解釋，他這個人肯做事，就是脾氣固執些。」

林嫂既然決定要回去，我只好說聲再見！茫茫然走到市街上。公司裏已經告了半天假，空閒是有了，可是心情却不輕鬆，老覺得我應該向某一處地方走，却又躊躇着不知

有沒有這個必要。阿志似乎是有意躲避着老母親，難道他真和家裏人絕裂到不可彌補的程度？或者說這個大地方的環境更適合他的愉快生活，但據阿順古的評論來看，他簡直在受苦受難，就在剛才所聞所見的，更証實他不比在家當少爺的開心。「他的脾氣固執些！」我又想起林嫂的話兒。固執到連受苦受難都不怕，那是很好的事情；但固執到和我捉起迷藏來，那就不太近情理了。

我決定再到阿順古家去一趟，儘管他對阿志的忽然不知去向也表示非常意外，多少總可以幫個忙代爲留意一下，鬼叫他們是兄弟輩，我又是被多多拜託的所謂老朋友呢？當我行出旅店不遠，似乎有一道十分熟悉的聲音在附近叫住我：「先生！先生！我抬頭回顧，一個人站在對面的店舖走廊下對我招手，臉上笑得張牙咧嘴，想不到竟是阿順古！

「我正想去找你呢？」我說。

「我知道，我知道！」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我也等你好久了，這裏來！」

「怎麼，你在等我？」我跟他走進一家咖啡店。

他不回答我，却指着靠壁的一張茶桌：「你看，那是誰？」

茶桌旁有一個人站起來，愛笑不笑的歪起嘴巴，兩邊的眼尾往下垂，正在強打起精神似圓睜着。

「先生！」真是女孩子的聲調。

我仔細看清些，他正是該打的阿志！當年見他時，還像是隻被陽光炙壞了的馬騮精，現在站起來居然跟我平高了。我從頭到腳再把他研究一遍，越看越有氣，阿順古反而呵呵笑着要我坐下來，勸茶勸水的忙了一陣。

「我看見你們去找阿志，知道你很快要回來，所以我們就在這裏等。」他說完又笑：「果然給我猜着了！」

對他我只有瞪眼睛的份兒，看見阿志，不由得我不發點兒脾氣，把驀然相逢的驚喜心情都壓了下來。

「阿志，明知你的媽媽老遠過來了，你不去見她反而躲開去，算是什麼意思？」我大聲問。

「我……我不是有意的。」他的眉尾垂得更低些。

「唉！不關他事，不關他事！」阿順古趕緊搖搖手：「他說不知道媽媽住在那裏，今天一早來找我，我陪他出來時你們剛好就走了。」

「那還不遲，你快去見她，大概還沒有動身。」我催促他。他沒有動，用眼角撩撩對面的堂兄。

「行李還在我的家裏呢！」做堂兄的接了口。

「你去見了她再說！」我起身催駕：「這裏一百塊錢，你媽媽託我交給你的，不要掉了！」

他一把接過，只是屁股攞了攞，沒有起來。

「才只有這一點錢嗎？」阿順古忽然發出驚訝的呼聲：「也好！阿志，你就去見一見，不要緊，今天走不了，還有明天。」

「一定要我去見她？」

「怎麼不要去？」我真不敢相信天下間有這樣的混蛋兒子。

他又用眼角撩撩堂兄，却不像剛才的滿臉哭喪相了。

「你就去吧！」堂兄用手那麼一揮。

他開始起身，兩眼直視，鼻頭悉悉有聲，左一擺，右一擺，雙手搖得比雙腳還來得快，正像當日小時候叫他出來站堂的樣子。我的心裏忽起了另一番感觸，他似乎只信任那位堂兄，我這個以前作為老師的，在他眼裏早已失去尊嚴的光彩了。

旁邊架好大腿的阿順古一古勁在抽烟，半眯着眼正在享受什麼無窮樂趣，猛地從椅子上跳一，在我身旁掠過一陣風，見他趕上剛下完石級的阿志，交代完什麼事情又猛拍了一陣肩頭，回過頭來滿臉是笑容，一隻手還搭在衣袋口。

「先生，我們好久不曾坐下來靜靜談過心事了！」他伸手打個懶腰，看了看腕錶：

「來，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去！」

他打頭先走，越過一段馬路又走過一條長長的走廊，推開一道彈簧門進去。迎面一道寒流襲來，眼前隨即一暗，彷彿從光明世界一下掉進陰森的地窖中，我聽到他在我身邊說：「這地方你未曾來過罷？坐坐沒有關係。」

我站着，極力抑制心中的一股奇妙的陌生感覺，朦朧中一隻飛鳥似的身影掠上來，在阿順古的肩頭上猛拍一把，嬌聲嬌氣的嚷：「衰鬼呀！現在才現形，我以爲你失踪了呢！」阿順古似乎痛得有趣，只管呵呵大笑，兩個人一攙一扶着往裏走。

「咦！你還站着做什麼呀！」阿順古在那裏叫。

我的眼睛逐漸亮起來，在血也似紅的黯淡燈影下，我找到阿順古和一個長髮的女郎。我替你們介紹。」阿順古儼然成了主人身份：「她叫莉莉，這位先生是……」那長髮女郎一直吃吃地笑，我真懷疑她有神經病。看阿順古和她相好的情形，就明白彼此的交情可不止一天。

「你看她怎麼樣？」等女郎轉身到櫃邊去了，他目送着背影問我。

「什麼怎麼樣？」

他直瞪着我一會，自管自笑了笑，沒有回答。

「你好像是常客呢？」我微微有些奇妙的感觸。

「那有什麼辦法？」他極不願意似拉長了聲調：「一個人出來大州府地方，交際應酬能免得嗎？人家談生意，談交情，都找到這種場合，你不好意思不來？你先生是少見多怪了！」

也許他說得對，我是少見多怪了，不明白在大州府混的人，那能脫離交際應酬拉關係，與其正板正眼地，談談說說，拉拉扯扯，倒不如左美人右醇酒的來得夠風雅，更有人情味。可是在這樣優美的氣氛中，我老感到心裏不自在，彷彿有一道無形的鎖鏈，把我思想上的自由都給束縛住了。

「怎麼？你不舒服嗎？」快活的阿順古忽然回頭問我。

「阿志不知怎樣了？」

「有什麼怎樣？」他拿起酒杯：「我的話他能不聽嗎？來，來，來！這裏不談他，我們喝一杯！」

他真的一仰臉，滿滿一杯酒就見了底，然後把杯子往小几上重重一頓，嘴裏嘖嘖作響。長髮女郎趁機依偎過去，他一手繞在她的腰肢上，就像很應該有的禮貌般的。我連忙把頭擰開去，不禁想：他已不是以前土氣十足的阿順古了。想不到幾年的城市生活，給他滾得渾身的文明氣味，一經比較，便顯得自己的庸俗，我們之間相距太遠，好像沒

有什麼可以談論的，我真後悔不該一道來。

X

X

X

X

X

阿志回家去了，那是阿順古特地前來告訴我的。他說還有一件秘密的事，要出外去商量，商量的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因為他懷疑我發了財，要求我週轉週轉。

我很難過，却落得清靜，當然我不希望他因此絕裾而去，除了傷感情的錢財事不提，大家還可以做好朋友嘛！

一天，我在外辦點公事回到辦公室，見檯上壓了張便條，那是同事寫下的，條上說有姓張的來過電話，約我到某一間旅店見面，沒有寫下姓名，我猜想可能是老友張林。後來會了面可真是他，還有一位花白頭髮的王姓老朋友。

張林素來身體不見好，這次突然發起遊興來，真是意料不到的好事。我見他比往日消瘦些，本來就不見多少肉的臉龐更顯得皮包骨而已了。

「先生，我真不好意思再驚動你。」他極力裝作歡悞的表情，但掩藏不了流露在眼神裏的憂鬱：「這件事又不得不麻煩你，千萬不要見怪！」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說說看！」我暗中嘀咕。

「你遇到阿順古罷？我想見見他。」

「大概在半年前見過，你真想見他？」

「正是。」

「我可以帶你上他的家去。」

「我們已經去過了！」他望望身旁的同伴：「他搬了家。」

「我一點兒都不知道！」我驚奇地說：「你們這次到來就是爲了要見他？」

他低頭不語，似乎在考慮甚麼問題。姓王的朋友却接口了：

「他要見阿順古，查問阿志的下落。阿志在三天前從銀行裏提了三千塊錢出來，就沒有回到店裏，懷疑他又跑出吉隆坡來找阿順古。」

「有這樣的事？」我大吃一驚。

「我也不相信他有這樣大的胆子！」張林完全不隱瞞心中的激憤：「自從那次回來以後，看去倒很安份，店裏交代下來的事，都做得不差，我想大概是受了一次教訓，已經變好了，慢慢就相信起來，你知道我的精神一向不好，女人又不識字，他能交代得下不是最好不過？那裏知道他敢冒名簽了一張銀行支票，錢領到手竟溜走了！好得給我查到，登時就追出來。」

「事前你一點都沒有發覺他的不對？」我問。

「發覺？我怎能懷疑到他忽然有這一手？」他深深嘆氣：「不怕你先生笑話，我正在全心全意替他物色一個對象，二十多歲的人，結婚不會太早罷？有了個家以後無論如

何會改變想頭，使他安份下去。誰知那件事才講妥當，那個鬼呀：：：：：：：：：：：

『他沒有表示不滿意？』

『沒有，相親過後回來什麼也沒有說。』

假如張林說得不錯，阿志早存有離家的計劃，絕不是爲了反對這頭婚事的問題。他這次帶了筆錢走，很有可能和阿順古有關係，以前阿順古不是口口聲聲嫌他身邊沒有帶錢，便出來撈世界的不對嗎？那次他勉強答應回家，就是爲了實行這個目的也說不定。

『阿志和阿順古之間，有沒有時常書信來往？』我要進一步證實我的猜測。

『好像有的。』張林想了想：『我沒有特別去注意。』

我呆呆望着這個半生營營逐逐的小商人，前一次兒子的出走他可以無動於衷，今次爲了三千塊錢竟抱着病體匆匆趕來，看起情形錢比兒子還要可愛，不追回手裡他會不甘心的。

但是，他有辦法嗎？唯一的綫索在他的侄兒身上，現在連這一條綫索都斷了。

『我要報警！』他的額角暴起了青筋，整個人彷彿高了一些。

『報警？告阿志還是阿順古？』我緊張起來。

他傻了似直瞧着我，又掃掃那個同伴，好像在徵求別人的意見。

『你說告誰好？』他問我。

我幾乎要笑起來，王姓的朋友及時代我回答：

『唉！算了罷！財去人安樂，總之錢不是落在別人手上，要告嘛就告阿志，難道你要和自己的兒子打官司？』

『你的意思是由他去？』張林簡直是喊着說。

『只好如此了！爺賺錢，子享福，天公地道。你當他這次是預支好了！』那個朋友說完了哈哈大笑。

張林的瘦臉上迅速掠過一道迷惘的形色，嘴角微微牽動，大概也想來一個會心的微笑，然而他只是嘟囔起來：

『什麼都是他的媽媽誤事，我早說過：要討飯吃也趕得夠開了，由他去。偏偏要找回來敗我的家，丟我的臉！別的還好說，那女家方面要怎樣去安置呢？……』

『還不容易？對他們說不成了，推掉就是了。』

『王老兄！』張林顯得很吃力的說：『照你看來，什麼事都可以不要緊，難道這次我約你出來是特地吃風來的？』

『唉！到現在你還看不化？不趁這個機會出來散下心，人海茫茫中你真想把人尋出來？』

『我要報警！』又是那句話。

『和他打官司？』

『何止打官司，我要割了他！』

這個瘦弱的中年人一骨碌從沙發椅上跳起來，一臉扭曲得不成樣子，像要直撲向對方身上去，可是却一個轉身走進洗手間，「乒乓！」便推上了門。

王老兄直搔那花白的頭，對我發出苦笑，低聲說：

『年紀一來，火氣反而更大，他人呢本來就沒有什麼，只是錢財看不化，這一次夠他受了，回去怕要大病一場不可！』

我默然不語。本來故友異地相逢，歡喜的話說也不盡，那料到氣氛如此別扭，誰還高興得上來。王老兄還在東拉西扯，一邊搖頭嘆氣，忽然又問：『你真不知道阿順古的下落？』

『你不相信？』我不大樂意。

『那就好！』他對洗手間那頭望一眼：『就是知道你也要推說不知，事情還不清楚，他們兩叔侄不見面的好。我這次陪他出來，就是爲了息事寧人，你知道氣頭上的人什麼都做得出……』

這時我聽到門兒一聲響，張林木然的臉孔又映現在我的眼前。

『先生，我們走！』他像不耐煩似叫。

『到那裡去？』我問。望望王老兄，他的嘴巴張得老大，鼻頭的眼鏡都除了下來。
『我差一點忘了！』張林說：『大家老朋友，不要客氣，找點吃的去 我還想喝點兒酒。』

還好，我以為他立刻要到警察局去呢！王老兄遲疑了半天，還賴在椅子上不肯起來。

『噢！你幾時又喝起酒來的？』他緩緩掛起眼鏡問。

張林對着玻璃窗外的朦朧夜空凝視不語，然後側過臉來微微一笑。這一笑雖然不像很開心，但却使我連鬆了幾口氣。

那一晚我們在一家飯館坐到很夜，張林果真喝了些酒，一杯到肚話兒便多，萬事談過又轉到阿志身上，對着我聲色俱厲地足足訓了二三十分鐘，儼然把我當爲使他痛心疾首的逆子般的。我記得王老兄這樣安慰他說：

「家無浪蕩子，官從何處來？他既有這一番雄心，你就強留着他在家里終歸沒有用，當作給他筆錢，讓他自己出外面去混。混得好，錢沒有白費，混得不好，也可以叫他長點經驗。子弟大了，不叫他出去歷練歷練，將來怎能望他成材呢？何況你現在又不真

正缺乏他一把人手……。」

「我只是怕他上了人的當！」

「這就是給他的經驗來呀！」

王老兄的一番話使他沉吟下來。離開飯館時他已有些醉意，頻頻拜託我隨時留意阿志的行踪，他自己還想留下來多玩幾天，並且問明我的住址說要踵門拜訪，可是他們沒有來，兩天後打電話到旅店查問，他們在早上剛剛起程回去了。

在那一段日子裏，我常幻想着忽然有一天阿志或阿順古會碰上我的門來。每逢上街或到熱鬧場所，我總要聚精滲神地在人叢中端詳每張臉孔，碰巧的話便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我想起阿順古曾參加過同鄉會，到去一打聽，他老兄多年絕跡未到，幾乎連大名都給管理人忘記了。我又想起阿志以前洗碗碟的地方，可是只在遠遠的眺望，因為我實在不敢相信腰纏數千金的大少爺，這下子還有興趣蹲在角落裏盛水玩。

一年過去了，我沒得到其中任何一個的消息，倒聽到張林跑了衰運，弄到債主盈門，店舖開不下去，以後就像石沉大海似失去了聯繫。而我的一番緊張心情也跟着時日逐漸鬆弛下來，簡直忘了塵世間還有阿志和阿順古兩位寶貝。轉眼又是兩年光景，彷彿做了一場夢，這次張林突然又出現在我的記憶裏，不由得我不惕然心驚起來。

「鈴！」巴士車上的鈴聲喚起我沉沉的神智，望出車窗外，那幢幾層的舊建築物在

暮色中閃亮着幾顆小眼睛，三年多前我曾經到過那裏會見故人，而現在又走着老路，見的還是同樣的人。

下了車，我朝向旅店走去，離開不遠的地方似覺樓上的窗口有人探了探頭，又急促閃開。步上幾級樓梯，耳邊聽到上面有人嚷：「來了！來了！」聲音好熟。來到樓梯盡頭站穩了，眼前高矮肥瘦的聚了一堆人：王老兄、張林、一個很像阿志的少年人、阿志！還有一個似曾相識的胖小姐。

「先生！」張林臉上笑得像朵花，幾年不見，脣上多了幾根黃毛鬚，人還是瘦成老樣子：「來，來，來！我們出去談談。」

王老兄一把握住我的手直在搖，嘴裏不知說些什麼。我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阿志身上，這個荒唐東西比前白淨了多少，下垂的眼尾掩藏着兩顆閃灼不定的瞳人，咧開大嘴對我愛笑不笑的。什麼時候他的肚皮變得圓鼓鼓地，看去就像是隻養肥了的猩猩。「先生！」他輕輕叫，想不到他還會說話。

張林顯得很高興，一馬當先趕着跑下樓，我傻子似隨在他們身後跟。阿志在街邊截了兩部「的士」，大家分別來到一間高等酒樓裏。

「大家隨便吃！」張林叫了滿桌的菜，大聲招待起來，簡直像做好事一樣。王老兄嘿嘿連聲，手裏的筷子一下一下往菜盤中落。對面的阿志歪起嘴巴，只顧望着面前的杯

子微微笑。那個胖女坐在一旁，眼觀鼻，鼻觀心的一派莊嚴法相。

我的視線從張林和阿志之間來往了幾趟，聽到王老兄在我身邊說：「唉！你還在想什麼呀？」

「我想起他們兩父子是怎樣相會的？」我細聲地。

「我告訴你好了。」王老兄用筷頭輕輕向對面一點：「前幾天他們兩個到我家裏來找我，我帶他們去見張林哥，大家約好出來這裏跑一轉，就是這樣了！」

「沒有什麼事？」

「事？事倒有一點，請問這位新家翁。」王老兄掉轉筷頭朝張林一點，仰起臉作火鷄叫。

我立刻向張林望去，他早已高高舉起杯子，沒嘴地說：「慢慢再談，慢慢再談！……」

他們故作神秘，我只好暗中瞎猜，什麼新家翁，這不是說阿志有了喜事？我再仔細打量那個女的，老覺得很面善，總不像是幾年前張林所提的那頭婚事，到今天方始大功告成，一塊兒到這裏吃風來罷？可是當日那場糾紛，又怎樣和解下來的呢？聽王老兄的口氣，他們父子相見是最近的事，幾年中阿志又遭遇到些什麼經歷呢？

「阿志，好久不見你了！」我找個機會問：「一向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裏。」他忸怩一會。

「就在這裏？做些什麼？」

「在飯檔裏幫手。」他望望身邊的小姐。

我想起來了，難怪那小姐看去老是存有點兒印象。阿志一直躲在老地方，真是一場意外的事。

「你從家裏出來，就去賣飯？」我問。

「不是，我和阿順古公司做生意。」

「做什麼鬼生意！」老頭子突然接了口：「他才相信阿順古那個傢伙的話，開什麼廠，製造什麼日用品，化妝品，冒別人的嘜頭做假貨，不到半年統統（咸家劇）！是囉！做生意真說得那麼容易，人人都發達了！」

阿志低頭看手指，習慣地把嘴巴往一邊狠命的抽搐。

「那是真的嗎？」我面向阿志：「他人呢？現在還沒沒有時常在一起？」

「你說誰？」張林又把話接過去。

「阿順古。」

「失蹤了！」

「什麼？」

「你問他！」老頭子用下巴那麼一兜，沒好氣地拿起筷子往菜盤裏伸。

阿志經老頭子一提，似乎微微一怔，抬起頭和我打個對照，半閉的眼睛居然閃出了異樣的光芒。

「是這樣的。」他的喉頭咯咯響了一陣，偷眼先瞄瞄他的老子：「我們的生意做不成了，他就說去做無本買賣——收字票。他有門路，我跟着他走，收到的錢都交給他，他交到那裏我就知道了。起初成績不太好，慢慢人面做熟了就很不錯，分得的（甘仙）比做生意好得多，我暗暗高興。有一天早上忽然有人來找阿順哥，拿着一張字票的條子說是買中了昨天開的字，要立刻領錢。生意是阿順哥自己經手的，大家都是熟人，商量了一會就一齊出門去找頭家拿獎金。阿順哥叫我們在茶店裏等，因為頭家是不能見外人的，那知一等就是大半天，連個鬼影都不見，我還以為他先回家去了呢！家裏也說沒看見，就這樣不知那裏去了！」

「到底中了多少錢？」王老兄急忙放下酒杯問。

「大概有十四五千左右！」

「嘿！這個人……。」張林搖搖頭，下面的話含糊不清。
暫時的沉默。

「那個人呢？就這樣算完了？」王老兄趕上了興趣。

「還要說，才兇呢！」阿志又掠一眼他的老子：「他一天來過幾趟，同着幾個人，又喊拆骨！又喊拆屋！賴着不走。我看光景不像樣，偷偷帶了衣物從後門先溜走，在朋友處暫時住下，以後我到處去訪查他的消息，所有記得的地方都去過了，終於遇見一個在酒吧做（媽咪）的熟人，她說早幾天見他來找莉莉。我問起莉莉，她又說已經辭工回家去了，家在那裏不知道。算算日子，正是叫我們在茶店裏等候他的那一天。」

「什麼莉莉？」王老兄一臉的疑惑。

「一個長頭髮的酒吧女郎。」我說。

「先生，原來你們是相識的？」阿志大驚小怪起來。

「很久以前只見過一次。」我把當日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猜想總是她無疑了。

「我早就看穿了他這種人：……。」張林又在搖頭。

王老兄閉目想了想：「他連老婆子女都不要了嗎？我不相信！」

「不相信？你怕他做不出來？」

張林對這個侄兒成見實在太深，只要一經提到在表情上就要怪模怪樣，說的也是冷言冷話，差不多已變成仇人似的。我暗地裏嘆息起來。

兩老爭論了一會，只聽到阿志那種像貓叫的聲音又在響起：

「阿順哥走了以後，阿嫂住不下去，帶了四個孩子回到娘家裏，聽說在路旁擺檔賣

雪水，我就從來沒有見過她，不知現在怎樣了？」

「聽見沒有？我說像他這種人該不該打靶？」張林還是那副不屑的神氣。

王老兄眼望着我，臉頰在燈光下映得紅紅的很好看。他的意思在眼色裏已表露出來，要我對阿順古的事表示點兒意見。但是我有什麼好說呢？不該做的已經做出來了，人也早走的走，受難的在受難，何況在背後隨便批評一個尙未能深刻瞭解的人，等於是對他的侮辱。張林本人所以心存不滿，自有他的理由，當然不是爲了他敢公然拋妻棄子，以致罪無可赦的緣故。

女侍前來給各人添上酒和茶水，我在偶然中發覺一直呆坐在一邊的胖小姐。

「阿志，你還沒告訴我以後的事呢？自他走後你又做些甚麼？」我注意着他漸漸扭歪的嘴巴。

「我做過工廠雜工，嫌沒工錢。又做過泥水，嫌工作不定，做不習慣。後來我遇見阿蘭的爸爸，他叫我不如到檔裏去幫手，我就答應了。」

「那個阿蘭？」

王老兄忽然用手肘碰碰我：「那個就是啦！人家下個月準備要（交姻）了！」

我不覺再多看這對璧人一眼，阿志也傻楞楞的望着我。我在想：這城市好比一個險惡的大海洋，他那精明的堂兄在裏頭浮沉了多年，終於在風浪中寂然消失，楞頭楞腦的

他反而安然渡過種種風險，那不是奇蹟嗎？

「爸爸！哥哥在這裏做生意，下次我也要出來，好不好？」張林身旁一個少年人忽然開口問。

「什麼？你又來了！」

「唉！張林兄！」王老兄半閉着眼，嘴裏還有塊東西在蠕動：「家無浪蕩子，官從何處來喲！」

「那麼阿順古呢？」

「沒有阿順古，那有今天你這個新家翁喲！」

我的耳邊立刻響起一陣像火雞的呼叫聲，引起我的心情一陣迷糊：……………。

我租下一間店面做書報生意。前座歸我，後座住了老房東一家人，至於樓上的情形我不清楚，因為人來人往都是在屋邊進行，只知道住了好幾個單身漢。老房東靠租錢養命，我靠生意過活，樓上的住客呢？不用說都是靠勞力吃飯的一群異鄉人了。雖然同是一間屋子的租戶，但樓上的朋友倒很難認識清楚，比如辛辛苦苦認清了一副臉孔，轉個身又說搬開了，舊人離去，新人走來，簡直像旅店似地。這世界大概不甚適合勞力者的理想，不然他們一個兩個老遠的趕來了，何必睡還未暖牀又匆忙趕了去呢？

老房東似乎沒有計較這個，有人找空房子來了便趁機吊點兒價錢，還要聲明特別條規，聲調常是那麼充滿愉快。房客住得久不久一回事，頭期錢先付嘛！遊神似的外來客那麼多，還不怕房子租不出去。一句話，除了有家眷的莫問，誰出得起錢誰就住房子，諸色人等，三教九流可以不論。我是在樓下管做生意的，顧客第一，要說對樓上的人事變遷一些不留意，那是太說不過去。好像是從那一天開始，每天清早必有一個做泥水匠模樣的青年人到來，在門前仰臉大聲喚人，說些粗話，一面把胯下的摩多腳車弄得嗶嗶叫。然後從屋邊踱出一個慢吞吞的人，鼻樑上架着一副金邊眼鏡，波浪式的頭髮斜斜地覆在眼眉頭，腦後又長長地拖了一把，蠻有女人味的。看他極不願意似綳緊一張微帶瘦

削的四方臉，連個招呼都不打就一屁股跨在車後座，「嗚」一聲雙雙走掉了。有時候他會讓來人空等一陣，在樓上的窗子邊交代一些話算是打發。有時候連聲音都沒有，可能一個晚上沒有回來睡覺。

本來嘛，樓上的房客不祇他一個，爲什麼特別對他留點意，自己也說不出理由，大概平時他會到我這裡來翻翻檢檢的，問問有無新出版的流行歌書，但從來沒有交易過。說實在話，他會唱歌，屋裡除了「麗的呼聲」外就是他的歌聲，甚至在一些喜慶場合上也會見他上台放開大喉唱，真奇怪他不知從那裡學回來的。人算是認識了，只是不懂得他的尊姓大名，聽別人稱他做「四眼仔」，又叫「阿福」，更有開玩笑的尊他一聲「歌王」，他都答應。我和他見面連頭也不必點，什麼稱呼倒沒有關係，不過有這點不好，時常有男男女女上店裡找人，纏了半天才知道是找他，真叫我不勝其煩起來。記得有個傍晚來了個年輕的女客，我以爲是生意上門，那知道不是這回事。

「老板！」她只叫了句，掀一把飄到臉上的髮絲，左彎腰，右彎腰，一古勁朝店裡頭望。望得差不多的時候方才真正對我望來，忽然皺起眉頭，轉身要跑了，可是又捨不得就走。

「樓上是不是住有人？」她豎起食指往上空那麼一戳，神氣地問我。

「爲什麼沒有呀？」我說。

「你說是誰？」

「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他只是叫我來這裡找他。」

我用心把她打量起來，看她穿着得很入潮流，人也長得蠻清秀的，就是腦子比較糊塗！大概她自己也發覺理由不通罷，背過臉去看什麼東西，終於給她捕捉到點兒靈感回來了。

「人家叫他四眼仔的。」說完就掩着嘴巴笑。

「原來又是他！」我暗裡噓了口氣：「不知道他在不在樓上，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她想了想：「我們去參加歌唱比賽，你能不能上樓去叫他下來？」

這場差事多麼不中聽，我的意思還沒有決定，她要找的人剛好出現在門外，全身穿得又紅又綠，看去更有女人味，可惜沒有掩去脣上兩撇又疏又長的鬍子。他雙手插腰死命瞪着來人，來人也睜大眼睛向他對視，似乎彼此都不相識般的。這樣呆了一陣，不知那個先露齒笑一笑，然後一個打頭，一個跟尾，走了。

明天清早，那個坐摩多單車依時到來叫人，叫到隔壁的孩子都吵醒了，還不見「歌王」對罵的呼聲。快到正午時分，「歌王」從那裡跑出來，精神奕奕的一手托着個孟子

，像托着個寶貝，打破慣例的在我面前揚了揚，吊起嗓子打起交道來：

「老板，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我認真一看，那不過是一隻小銀盃，只有雞蛋般大。

「歌唱比賽獎品！」他搶着給我說明。

「哦！」我放下心，以爲他要變賣給我呢。

「同場二十多個人參加決賽，真不容易！」

「哦！」我又是一個驚嘆：「你老兄真是個天才！」

「那裡，那裡！」他笑得很開心，身體一扭一扭地不知怎麼好。停一停，又輕輕說

：「你記得嗎？昨天來找我的那個女子也得到一隻！」

「真的？哦！你倆真是一對天才！」

「那裡，那裡！……」

他一面在嘴裡謙遜着，一面把手裡的東西左看右看，好像它在忽然之間改變了樣子，一張四方臉漸漸繃緊起來。

「老實說我得不應該是這樣小！」他竟意外地發起了牢騷。

「爲什麼？」我問。

「得冠軍的那個唱得有什麼好？咬字不清，中氣又不足，連拍子都弄錯了；那些評

判員也不知道評判些什麼，真的囉！阿貓阿狗都隨便拉上來做評判，他們懂得什麼？叫他們唱條歌來我聽！我就第一個不服氣，喔！」

「真是可惜！」我搖搖頭說：「你的歌唱得本來不錯，應該不比他壞。」

他笑了一笑，臉上登時又有了光采，嘴裡忙着應：

「那裡，那裡！你太客氣了，嘻嘻，嘻嘻……」

我真的是太客氣了，說句良心話，一見到他就自然而然心煩煩的，因為聯想到經常吵得上下不寧的所謂歌聲。

×

×

×

×

×

參加歌唱比賽會後的「歌王」似乎已經名成利就，時常見他閒悠悠地在門前踱着方步，或是逗着小孩子玩，不然就陪着幾個來找他的「怪人」出門去，三更半夜哼着歌兒回來，快樂得像神仙一樣。每天清晨在門前撒得「啤！啤！」叫的車笛聲還可以聽得見，慢慢地有時無中完全沒有了。「歌王」難道改了行？我有點兒奇怪。但是看他的行動又不像有職責在身似的，不然那有整天在家享福的道理。

有這麼一個下午，好像要來場雨，我站在店外看天色，前面有人走來，陸陸續續的，我沒有多大留意。

「老板！」這是一個熟悉的聲音。

我急忙一看——啊哈！「歌王」打頭，肩上扛着一個長長的六弦琴，身後隨了五六個高高矮矮的男女，人接人，操兵一樣。其中一個女的正是前次來找「四眼仔」的，這麼空閒地也走來了。我呆了一會，「歌王」向我搖搖手，一邊解釋的說了句：「練習！」

「練習？」我目送這一隊人馬過去，還有點轉不過念頭，樓上已經叮叮冬冬的吵起來了。不但琴聲在吵，歌聲在吵，似乎還有人在跳，熱鬧得很。我想：「歌王」準備開生日「爬地」罷？那個老房東臉青唇白地走出來問我什麼事？我怎麼知道。他凝神聽了一會，大概聽不出味道，一邊搖着光頭，一邊嘮嘮叨叨地不知咒些什麼。他們這一鬧就是到入夜，後來還是老房東上樓去干涉，和「歌王」真正吵了一頓，方才了事。

「歌王」眼巴巴送走好友們，却很不服氣，找鬥公鷄似的這裡碰，那裡碰，向我發脾氣來了。

「那條老蛇真沒有理由！」他的額角淌着汗：「房子租了給我，就是我的自由，我不過是找幾個朋友來練習練習音樂，你不喜歡聽，可以走開，憑什麼來干涉人家？王八蛋！」

「是的，是的。」我不知怎樣說好。

「本來就是的！你以為我怕他？最多去告我，我還不是當他死的！」

他的語氣很堅決，表示這種高尚的音樂會還要再上場。可是以後却不見動靜，也許他有這種蠢幹的牛脾氣，人家可沒有如此的厚臉皮。同好們沒有來，「歌王」却忙着出門去，隨身老是一把「六絃琴」，或扛或抱，怪有派頭的。看他真像有回事地時出時進，可能躲在某個地方埋頭苦練，不管成績如何，倒不能小看了他。不過苦練是一回事，却練不飽肚子，吃飯問題總要解決，他好像不忙着做事找錢，我很不明白。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他胸中的抱負。

「老板，有新歌書嗎？」他抱着琴，滿臉春風的走進店裡來：「近來實在太忙，沒有時間進來看。」

「我看你真的很忙呀！」我順口應答着。

「誰說不是呢？你以為組織一個音樂隊這麼容易！」他的臉色一下變得很嚴肅。

「哦！」我感到一場意外，真要對他另眼相看了。

「不過，現在好了。」他恢復輕鬆的神氣：「練習已經到了七七八八，出場大概可以不成問題，你老板能不能多多介紹？」

「介紹什麼？」

「哪！結婚啦！做壽呀！開喜慶宴會啦！……我們都可以到場，除了音樂，還有歌唱，包你滿意！」

「很好，很好！」我說，還不免有多少懷疑：「你本人擔任什麼？又彈琴又唱歌？」

他忸怩了一陣：「我和阿芳只擔任唱歌。」

到現在我才知道那個長髮女郎叫阿芳。我想起她，不由得又看看面前的「歌王」，有許多地方好像很符合，其中的奧妙處我說不出，總之同是性情中人就是了。

「很好，很好！」我還是這句話，因為我是外行人，實在沒有什麼好意見貢獻。

他在書堆裡却翻翻揀揀了一會，老規矩的沒有結果，却抬起四方臉向周圍研究起來

「老板！」他的兩道掃帚眉猛然一擺，側起頭問我：「爲什麼不賣唱片？你應該兼賣一些呀！」

「算了吧！」我苦笑着搖頭。

「爲什麼？賣唱片好賺嘛！」

「我知道，但現在的情形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他大聲問：「人家開了一家又一家，不是好好的嗎？」

光說沒有用，他不是瞎子，聽也聽到了，那家唱片店不是吊起買一送一的布條子，有些還送二呢！還不是照樣的「門可羅雀」？

「你說得對，讓我考慮考慮。」我說，其實根本不必考什麼慮。

他莫名其妙地表現得很興奮，講了許多唱片業的好處，似乎非把我打動不可的樣子。我耐着性子裝作很用心聽，聽了半天慢慢聽到了意思，原來他有計劃灌唱片，正在鑽門路，看情形他的野心有實現的可能，如果我考慮好了，到時就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了。

「真是恭喜你了！」我有點羨慕他。

「那裡，那裡！」他一直笑，「叮」一聲撥了下琴絃：「請你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看着他倒提着琴柄離開，耳邊送來輕鬆的口哨，我似乎看到一個所謂歌星的成長。這下「歌王」可算入對了行，從此大可一展抱負，也不枉他天天在沖涼房鬼殺般吵的苦心了。

樓上的住客們雖然雜，但一向太平無事，除了「歌王」那次召開的音樂會熱鬧了一場，白天住客一出門，整座樓便靜得像廟堂，要找找人吵架都難。不想這樣和平的環境，居然鬧起賊來，聽失主阿明哥說，他在午間回房睡了一覺，醒來發現擱在枱面上的褲子不見了，當時房門是虛掩的，爲了貪點兒風涼，誰料就那麼巧！更巧的是當天失物在靠廁所間的亂草堆裏找到，褲袋裏的零星東西還在，單只荷包裏的一些錢沒有影子。

警察局裏來了人，查不出頭緒，留下的工作便是由住客們胡猜一氣，疑神疑鬼。不

過唯有這個意見獲得一致同意：必然屬於內賊，知道失主有不掩門午睡的壞習慣。但是大白天有誰留在樓上呢？一向口不擇言的老房東太太說看見「四眼仔」回來一趟，論起嫌疑算他最大。老房東聽了急忙整了她一頓，因為要落人罪名應有憑據，這樣糊塗的證人做不做沒有關係。

「歌王」當時不在場，什麼時候回來不清楚，明天一早就聽見他像牛吼一樣的聲音，和老房東在吵架，從樓上一直吵進地下的沖涼房。我以為是那件事情鬧起來了，聽聽又不很像，老房東一口一句：「點得卡！」那個却糊了滿嘴牙膏泡，咿咿唔唔的一味頂：

「你惊死我不還嗎？惊什麼？丟！……」

「快三個月囉！點得卡！」

「我不是說過，做一次還你嘛？」

「還鬼還馬？你那裡找錢來？又沒有做工！」

「你知道我沒有做工？時間一到，一個月賺他千把塊『比拉比拉』！」

「你想嚇我，做什麼工這樣好入息呀？」

「你不相信就罷！」

「相信！要等多久？」

「多久就多久，作一次算！」

「多久就多久？點得卡？」

「……………」

我一面聽一面替「歌王」感到難過，事實證明，他所搞的音樂隊一定是沒有什麼起色，不然決不會如此來丟自己的臉。但聽聽口氣倒又像有什麼好路數等着他，不久就會發達起來似的。那是什麼回事呢？難道真找到了他所希望的門路，還是說來討人歡喜而已。一個人在窮途末路時還有滿懷希望總是好的，有事不做而依賴渺茫的希望就不好了。

從這次開始，三天兩天就聽見兩人吵架的聲音，老房東已經發出恫言要把他連人帶物扔出馬路去，「歌王」發了惡，一動手，差一點反把老房東震落樓梯下。這樣安靜了一個時候，「歌王」照舊早出晚歸，肩上扛着的傢伙不見了，人好像是消瘦了一些，偶然和他遇見作個招呼，頭老是那麼一仰，唇角往下一拉，不說話，神氣倒沒有變。我左右打聽關於他的動向，有人說看見他在坡底某家酒樓的歌台上出現，也有人說時常在某會館的麻將枱上碰到他。只要一提起，老房東的眉頭就皺起半天高，連咒罵幾句都似乎覺得費勁，一味發怔就是。當然，他比任何人都更注意「歌王」，逢住客就問：「你知道『四眼仔』現在做什麼工？有錢了沒有？」真的面對面遇着了又一句話不說，大概對

於那個怪物還帶點兒希望上的尊敬。

一天，來了個老婦人，指名要見「四眼仔」，人不在，改天又來，還是不在。問到住在隔壁房的大叔，他說似乎有好幾個晚上不見人回來。老婦人一聽竟賴着不走，拉着房東太太又喊又叫，很像發生了一場大事。後來聽房東太太說來人是阿芳的母親，因為有幾天不見女兒回來，聽人說她和「四眼仔」有來往，想來問問情形好放心一下，那裡知道兩個人都這麼巧！

「阿芳本來是車衣妹，後來到什麼地方唱歌就沒有做了。」房東太太補充說。

「不會到什麼地方去問嗎？」我說。

「去那裡問？她又沒有講，二十幾歲妹子囉！有的是自由……」

阿芳是帶了隨身衣物和證件離家的，不聲不響就走，笨人也想得到不是一件好事。

「歌王」偏偏趕上時候，不背點嫌疑都不可以，知道有這回事的人都談得很興奮，但老房東却像失了自己的女兒一樣着急，幾次都想打進「四眼仔」的房間裡去看一看，人家阻止說不可！萬一他回來報失了百萬怎麼辦？好歹還是等一等。等等又近半個月，老房東橫了心，三下兩下撬開門鎖一看：靠壁掛着幾件舊衣服，一張蓆子，一個發黑的枕頭，一個洋鐵罐盛滿香烟頭，東一個紙盒，西一個木箱，滿地板的廢報紙，小小的木桌上灰濛濛的擱了幾本電影什誌，比較值錢的只有一個小鬧鐘，並排擺着那個榮譽的標誌——

——小銀盃。還有便是一張鑲上鏡框的小肖像。我聽老房東說整間房子像個垃圾箱，還要在門板上寫了幾個碗大的粉筆字：「房間重地，非請莫進。」

照老房東的意思，這間房子早該收回來出租給別人才對，現在「四眼仔」不辭而別，趁這機會連同房裡那堆垃圾一齊滾蛋不是很妙嗎？問題是萬一人回來了怎麼辦？「他還敢回來？回來做什麼？」老房東說得對，聰明人到了這個地步，還不是有那麼遠走那麼遠嗎？於是兩個老傢伙加女兒一同動手，大家掩着鼻孔把房裡的傢檔請出去，和「土地神」做了兩隔壁。

空下的房子很快的給租出去，也許老房東有「前車之鑒」，這次的租戶是一對年青夫婦，而且實收房錢先來兩個月，按月再收費。至於不知所終的「歌王」，除了一些可憐的紀念品外，算是整個兒給人遺忘了。那曉得就有不合情理的事情出現，給遺忘的人居然有胆子走回來，公然找老房東理論，站在自己的房門口大呼小叫：

「我的房門鎖得好好的，你不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你要另租給別人？什麼原因你不先得我的同意？什麼原因……」

「你不聲不響走了這樣久，我怎麼不租給別人？」

「你又不是我的『老豆』，爲什麼走一步都要通知你？」

「我怎麼知道你還要回來呀！」

「我又還沒有死，怎麼不回來？」

「那，租錢呢？」

「錢，錢，錢！你那麼老了還鎮天想要錢，難道想帶進棺材裡？告訴你，錢在我的袋子裡，怎麼樣？」

老房東大概氣昏了，不理他。「歌王」却越鬧越兇，「乒乒乓乓」在播房門，進一步用腳踢。看看太不像話，在場的人都來勸。「你們說，有道理嗎？我剛剛回到，要睡在那裡？」他問。

「歌王」的道理很充份，老房東對他沒奈何，最後商量妥當，暫時把他安置在客廳裡，等找到新窩後必須搬！

事情才算熱鬧過了，打後又來了大大小小的群，前次來找阿芳的老婦人一馬當先，不知消息如何這樣靈通，逕直來找「四眼仔」要人。

「我的阿芳呢？」她一見到面就嚷。

「奇怪！妳爲什麼要這樣問？」「歌王」應答得同樣大聲。

「她不是和你一齊走的嗎？」

「一齊走又怎麼樣？」

「她人呢？」

「她自己有腳嘛！我怎麼知道？」

「你不知道誰知道？人是和你一齊走的，你敢不承認？」

「我那裡不承認？但是她自己願意的，干我什麼事？」

「你還要嘴硬！到底把她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給我賣掉了！怎麼樣？」

「歌王」狠狠一頂，老婦人這下可傻了眼，追上對方要拼老命。「歌王」且戰且退，一張四方臉滿是水氣，退無可退時打橫門溜走了。老婦人聲言決不罷休，除非從那個身上擠出人來。「歌王」一聽，更嚇得人影都看不見。直到上燈時分，才見他一閃一縮的在我的店面前出現，我迎上去，他好像見到了親人，對我訴起苦來。

「他們個個人都來欺侮我！」他用力抽口氣，一面向左右望：「我自問沒有得罪人家呀！爲什麼個個都用難看的臉色對着我？回來沒有房子住，那還罷了，連找女兒的也向我要人，那不是頂豈有此理嗎？我幾時替人照顧女兒來了！」

「你真不明白她的去向？」我細聲問。

「天地良心！」他指指胸口：「我們一班三四個人出門，到現在誰也不知道誰的下落。」

「你總有個耳聞呀！」

「聞什麼？她有她的路，我有我的路，她到那裡去沒有告訴我，我怎麼去留心她？」

我仔細觀察他臉上的表情，希望從話裡證明我所思疑的。

「你們到底去做些什麼呀？」我問。

「沒有什麼，唉！總之不要去提了！……」

他搖搖頭，像正好問到他的傷心事，然後扶了扶眼鏡，凝望着遠處灰黑的天空。我發現他的臉土泛起一片落寞的形色，久久一動不動。我不禁有點同情他起來了，問他以後有什麼打算，他似乎吃了一驚似的瞥過一眼，脣角露出一絲苦笑，沒有作聲。這時背後有人喚我，我轉過身去，再回頭時不見了他。以後我沒有看見他，問老房東才知道已搬開多時了。

「現在的後生做人總是虛虛浮浮的，說得那麼容易，什麼千打千入息，不先照照鏡子，想學人家！他呀要是一直規規矩矩的勤力做人，那致到今天弄得神儉鬼厭？這個人如果還是不會變，遲早要走上絕路了！」

老房東的批評自有他的出發點，事實上「歌王」的所作所爲，丟開和老房東的恩怨不談，的確十分不得人心。雖然說他是爲了美麗的理想而奮鬥，但奮鬥不是要先把自已弄得半天吊，然後飄飄搖搖地去尋找飄飄搖搖的東西，結果可以想像得到。當然，話是

這麼說，當初「歌王」在興緻上頭竭力蠻幹，並沒想到有今天的收穫，就是我又何曾看出他的蠻幹有不妥的地方來呢？

×

×

×

×

×

「歌王」搬走了，不知搬到什麼地方。聽說那個尋女兒的老婦人陸續來了一兩趟，可憐她還不死心，一直認為「四眼仔」在騙人，準備遇上了就拼老命。大概失去了對象，便留下口語，以後不見再來。這件事看來還沒有完，不過暗地裡我總相信「歌王」是無辜的，他人並不傻，不是敢回來領罪的這種人，不幸的是他成為失蹤者唯一的綫索，麻煩就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下雨的晚上，雖然已經歇下了，馬路上少見有人跡，時間也不太早，我準備收市休息，一個灰濛濛的人影匆匆進了店，站在書架面前湊近鼻子仔細找，手上挽着一個紙包，隨着身體一幌一幌的。從背後看去很覺得眼熟，他忽然回過頭來，對我露齒一笑：

「老板，你好嗎？」

我幾乎傻了，那不是「歌王」嗎？半年多不見，人看去好像有點兒不相同，又說不出那裡不妥，四方臉還是那麼刻板板的，眼鏡也在，只是唇上的鬍子不見了，頭髮似乎修短了些，一身深色的粗布衣服，腳上一雙膠鞋，配起來儼然就是另一種人物。我再一

打量，他的胸前有一行紅色的字，看不出代表什麼。

「我現在做夜班，想找本書看看。」他一說完又湊近鼻子去。

我想了一肚子話，却不知從何問起。他要離開了，我及時想起一件事。

「你有遇見過阿芳的母親嗎？」我在他的腦後問。

「什麼事？」他表示愕然。

「她要找你好久了。」

「找我做什麼？」

「阿芳的事難道你忘了？」

我以爲他一定感到吃驚，果然不錯，他那麼地全身一抖，好像平白地高了一些：

「她不是早就已經回來了，現在新開的夜市場裡賣熟食嗎？」

這下輪到我愕然了。他走出店外，我送出去，有意無意地隨口問了句：

「你們的音樂隊怎樣了？還在唱歌嗎？」

他狠狠瞪着我一會，慢慢又是露齒一笑。這一笑的意思我想了許久想不出。

改天，我把遇見「歌王」的事告訴老房東。他聽了只顧燃起一根香烟，坐着翹起

一隻腿，老眼條地一睜：

「真有這樣的事？他早就應該這樣做啦！現在工作有了，不知有談起以前還欠我



出身

郭大生無意間和同伴們談起一些往事，說到職業問題他自稱曾在鄉村裡當過教員；於是，同伴們都不約而同地稱他「先生！」先生在某個時候取代了郭大生的大名，隱隱中包含着一種敬意，和聽來叫人感覺順耳的尊稱；然而却像一個石子掉在胃裡，倒是十分難以消化的東西，郭大生不願意接受，一面又不能不默認地紅起了臉孔。

其實，對於那些「老粗」們的心直口快，似乎把那種尊呼包含有甚麼特殊意義的去仰天興嘆，簡直是罪惡，給郭大生是一個故意的污辱，『喲！先生也到這裡拿鋤頭了，這世界，還像個世界麼？』不過從這話裡他明白自己跟衆不同的身份，聯帶感到淡淡的悲哀。

他躺在堅硬而冰涼的木板架架成的長鋪上，全身讓暗灰色的棉毯子裹得像條大蠶蛹；昨夜吹了一夜的山風，大廓落落的「公司屋」的所有人和物都沾了光，咳嗽的咳嗽，發抖的發抖，咒詛的咒詛；他澈夜轉側不能成眠，他聽到衆人像有幾千斤壓在身上的起床聲音，聽到飲食聲，聽到一個熟悉的喚聲，聽到一切聲响像烟霧般從任何一個缺口向外發散開去。以後不知過了多久，他微微睜開略帶酸澀的眼睛，透過無數細孔的帳帘落在傍着木窗的樹葉上，朝陽在那裡弄出許多耀眼的晶光。

從棉毯底裡抽出兩隻瘦長的手臂，往上一交平平枕着裝滿思想的腦袋；腦袋出奇的沉重，甚至還帶有脹痛的感覺，他迅速閉上眼睛，痛苦地張開濶大的嘴巴打個長長的呵欠。朝陽把四週的空氣調得暖洋洋的，還隨風飄來不知名的野花香，多迷人的早晨！還有甚麼比在花香的籠罩下睡覺更幸福，郭大生抱着沉重的腦袋躺着，他沒想到幸福的甚麼，只知道有睡個長覺的必要。

換個睡覺的姿勢，儘量把身體弄得舒舒服服的，倒是腦袋依舊出奇的沉重，像亂絲一樣的思緒從那裡探出無數的觸角，東碰碰，西碰碰，但都是美麗而又不着邊際的，彷彿晚霞下的幾小朵白雲，雲中翱翔着一群野雀。他睡不着，一陣花香使他再睜開澀酸的眼睛。

大廓落落的「公司屋」不見有走動的人影，靠西角有斷斷續續的哼聲，聽得人心裡蠻覺不舒服。別過頭去，讓一邊的耳朵失去了聽覺，思想的觸角又探出去了，遠遠的，這次他忽地想起了家。

由於想起了家，自然想起築在河畔的一毗連的亞答屋，屋裡那隻有老遠歷史的大石磨，每天伴着對河錫礦場的軋軋機聲碌碌轉，大家大小輪流把守在旁邊，緊張得沒有機會去抹拭跳在身上的米漿造成的小斑點。父親，那個永遠像銅象一樣尊嚴的老年人在旁監督着，母親就活像他手下一個熟練而又嘮叨的老管工，用單純的米漿製作出種種常見

的糕點來，維持着一家五六口的日常生活。那飛滿白粉，充滿機械的吼叫聲浪的陰暗屋子裡，糊里糊塗地送走了兩位老人的青春，長成了他和幾個弟妹的身材和逐漸加重了家庭的負擔。

他無條件地喜歡這個家，但一個上進的機會逼他忍痛離開而又重回到身邊的時候，他改變了觀感，他厭惡這個家；他覺得一切都該從根本上改造，因為一切都和理想相差太遠了。

住上不久，他又離家追逐自己的理想，在一個鄉村區裡當教員。這期間他認為足以自慰，認為應該着着實實幹一番；然而不上一年，美麗的抱負遭受破滅的厄運，限於資歷他不得不黯然地離開教育崗位，輾轉跑回了老家，以一個自命不凡的身份，跟老父分庭抗禮地吃老米；閒得無聊時候高談家庭革命，是達到社會進展的初步。

他絕對卑視以體力獲致報酬的工作；那是可悲的、殘忍的、不文雅的下賤事。家裡是靠製糕品維持生活的，他怕想起這個，談起更使他感到臉紅；他真不明白老子怎不學人坐在安樂椅裡便有大把錢收進，只懂躲在陰暗的屋角裡磨粉，淌盡各人身上的汗水才只混到簡單的兩餐粗茶淡飯，不長進的老子或者這樣已經認為滿意，他郭大生的思想可沒有這樣簡單呢！

撥起一撮覆在額上的頭髮，腦幕上隱隱約約印着那張透着嚴肅的瘦削臉龐，他隨即

從耳朵裡聽到一些話，那些話永遠使他不忘記。

『大生，你常說你有智識，有思想，這個我相信。我呢，我沒有說這個，從你這樣的年紀起我就知道把守着這個磨，盡我的氣力牽成一家人，我不敢想得太遠，因為我知道自己缺乏智識，不比你讀得書多，現在好了，我已經年老，是你應該出來大展身手的時候了；可惜很使我失望，原來你並不比你小妹妹有用，她還能捧着鐵盤子到處喚賣白糖糕！你就只有坐在家裡做米蟲，到底是怎樣個意思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訴我？』

老人家的思想已經落伍，他不瞭解兒子的心理，那個偉大的抱負也決不是他所能理解到，縱使說出來也是等於零；郭大生很傷心，他不願意跟思想落伍的老人家找閒氣，只管自己擬定自己的計劃準備給家庭一個革命性的澈底改造。他相信一朝適宜的機會來臨，很順利的便能達到這目的。

可是，那適宜的機會長久並不見來臨，却來了膠錫的不景氣，工人大批失業，市場死氣沉沉，連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沒法維持的時候，人們紛紛背起簡單的行囊像行雲流水一樣向西方盪開去。郭大生覺得一時不能實現他的偉大計劃，遠遠把家庭拋開似乎也是良好的辦法，而且獻身社會改革事業總比一個家庭來得較轟烈，有意義。他不徵求家中任何一人的意見，跟隨一群四五個同伴，踏上他不知道的征途。

這是一個星期前的事，他像夢遊病患者一樣來到離開市區老遠的芭場裡，當一名開

山路的小雜工。

郭大生當小工，那跟他的抱負顯然背道而馳，他忍不住悲憤真想仰天長嘯，跟膽敢派鋤頭給他的人決一死鬥！但是他要吃飯，爲了吃飯他不能不暫時委屈求全，不能不跟化子一樣的人物同臥打交道。他恨，其實沒有辦法。

西角的哼聲又起了，那是個爛腳踝的老工人，右腳不知何時開始爛成一個茶盃口般的大洞，整日價淌着腥臭的黃水。想起這個郭大生不安地翻了個大轉身，坐起來。

大水壺裡還存有衆人吃剩的一點冷咖啡，洋鐵罐中也存着些餅乾；喝了點冷咖啡，順手撈幾塊餅乾坐在床沿上啃着。餅乾已經風軟了，只吃一塊，其餘的往門外一摔，一歪身體又躺了下去。

忽然，他霍地坐起來，空洞的屋子靜得老像有什麼碰擊他的心。朝那裡望一眼，討厭的病人大概睡着了，視淺溜出窗外，樹葉上的晶光已經消失，一隻小小的雀兒在葉縫裡穿來穿去。時間還在早晨，睡不着，該出去跑跑罷。往那裡跑呢？四週的處女林，四週的野草，一點也不帶美感的湖沼，煩悶！一個文明的智識份子變成了野人，無可比擬的殘酷的刑罰！

到市區裡透透空氣去！一轉念想到這個，往身邊一掏，一個錢包在面前開了口，裡頭安放著從包工頭手裡接過來的上期錢——四張綠鈔票，另外一些銀角子，這些儘夠他

主意是倉卒決定，十五分鐘後，他已經裝扮成赴喜宴一樣坐在開到市區去的火車廂裡了。

回來天才發暗，工作閒開的同伴三三兩兩擠在屋門前閒談，郭大生沒去注意他們，然而他發覺所有的眼光都向他身上投射，並且有低低的聲音在訴說：『先生落坡呢！我說去了那裡？』

沒有什麼比注意別人的行動更可恥的！除了全沒受過教養的小人，郭大生回頭狠狠掃一眼，不經意地跟從屋裡出來的人碰了個正着。

『哎唷！』來人一閃，沒有碰痛，情形似乎不由得不驚叫起來：『原來你……』

那是叫金哥的一個高個子，四十出了，是從家裡領郭大生出來找前途的老工人。他迅速站住身子，睜大着眼睛。

大生略略怔了怔，逕直走進屋裡去。屋裡昏暗一片，他藉着屋角一盞微弱的燈光，摸近自己的床沿，慢慢坐下，慢慢用手在身上摸索。迎面有一枝蠟燭的光暈搖曳着走來，光暈裡映着一條熟悉的身影，和一個熟悉的臉孔。燭光在床前當桌用的大木箱上面一落

一隻大手掌也在郭大生的肩頭按下來。

『下坡去嗎？什麼事？』金哥並排坐着。

『沒有什麼，隨便走走。』他頭也不抬。

『沒有事最好不要走，車腳，用費白白花了，你說是嗎？』

他不能不奇怪地瞪着來人：『花了也是我願意的呢！』不過，說完未免心中有點兒抱歉，金哥到底是熟人，說的也是一番好意，而且心中着實也懊悔那種全無意義的開銷，但爲什麼一下便戮中他的弱點？他不能忍受近乎有意無意的侮辱，縱使一百個對也是侮辱，金哥尙沒有這種「資格」。

『這個我知道。』金哥沒有什麼不高興。『錢是你的，用完也是你的，對嗎？但是工場有工場的規矩，你無緣無故的曠工好像不很合適罷？』

『這是我的自由呀！』

『你的自由嗎？想想看你是在家裡還是在外面，你是跟人做工呀！做工兩天，休息兩天，恐怕不很好看罷？』

『怎麼呢？不做工，頂多是不算工錢！』

『工錢不在言，給人家的印象就不見得好，你說，對嗎？』

『印象不好，我不做好了，怎麼樣？』

「唉！你就生氣了，後生人就是這樣不好，不俾你又做什麼呢？」

『回家！』

『回家？』金哥嘻嘻笑起來。『回家去吃太平糧？』

『何必這樣，我自有我的辦法！』

『你決定了？』

『不決定還說嗎？』

『好！』高個子的金哥站了起來。『但是，我還是不明白當日你要跟我們出來找工作做的道理。』

郭大生已經除去了鞋襪，全身往床鋪一躺。他想說這工作只適合像金哥一流的人去死幹，他不配，所以幹上的是着了別人陰謀的陷害。正當內心猶豫着，耳邊又响起金哥的聲音：

『今天我接到家裡來信，鑛場裡又一批人給辭退了，幾個朋友託我找看這裡有什麼工作，只要能吃飽肚子的便得，真懷慘！還有，「甲巴那」今天來，他說有二十多個人向他問工做，他只答應了兩個，兩個都是二十左右的後生人，大概明天來上工。』

『那不關我事。』他在肚裡說。

『我希望你能認真想一想。』金哥留下燭光離開了。

郭大生探起半邊臉孔看着那個的遠去，『才想不通！』他重新躺下去，弄個十分舒適的姿勢，一壁想起金哥這些人也怪可憐的，一天做足八小時、日晒風吹才賺得三頭幾塊錢，睡的像狗窩，吃的是鹹魚菜干，簡直比豬也不如；然而看他們好像很情願，很自足，並且還有許多人在背後羨慕，千萬百計設法混進來，好笑啊！他很快得着一個結論：都是工人共同的命運，原因是沒有一個盛滿思想的腦子。他微微的笑了，因為有完滿的思想的腦子大可另歸一類，一貫來他就相信着的。

但是，目前他是怎樣一個環境呀？也許這就是決定他以後的命運——給人稱做「出身」的東西：『他做教書先生，以後做一個築路工人。』築路工人！完了！世界上的人專喜歡從最壞最小的地方着眼而加予擴大，那管是才紙幹了三幾天。他不禁為生命的白玉上沾點瑕疵感到悲哀，想到剛才倉卒的決定，又未免在心底長出一綫新希望。

『我是越快離開越好！』

他重提起那一番決心，雖然對於前途還是渺渺茫茫。

×

×

×

×

×

黎明前忽然來了一場大雨，眼見雨水把四周圍的東西都弄得濕漉漉的，幹露天工作的人不免在心頭萌生出惰性，「下就下個暢快罷！」的思想普遍藏在各人腦子裡。

太陽終究在灰濛濛的天空露了臉，似乎沒有什麼理由再呆在屋裡的人們都紛紛荷起

郭大生起床時候將近中午十一點，爲了幹伙頭的在灶下用濕柴製造出一屋子的濃烟，所以他不得不趕緊到外頭去呼吸點兒新鮮空氣，順便向對方發洩一下對這事件處理不當的不滿。

前頭小路來了兩個挽着行旅的年青人，郭大生立刻想起昨天金哥說的話，『真來了呢！』他稍微往旁邊一躲，卑夷地望着天上的浮雲。

『哎唷！大生，原來是你？想不到，真想也想不到，好嗎？』

『你不是楊？噢！老楊！』大生像在做夢。

『對呀！三年不見，三年了！』其中一個矮些的閉了閉眼睛，像在追思一些值得回味的往事。

『三年了，真！你們兩位到這裡來是準備：……』

『做工！』另一個回答，有點高興。

『像你一樣，來這裡做工。』老楊一直笑。『主事人在那裡？我們安頓下了再說罷。啊！我真高興能和你在一齊，老朋友，老同學！』

郭大生完全給這個意外的事搞昏了，他在背後瞧着那位在校時被稱爲高材生的共班級同學，而且又是給共同的命運摒離了校門的人，樣子好像沒有多大的改變，可是黑了

，也結實了許多。這幾年來的生活大概不會很得意，但是總不致糟到這般田地，跑來這近乎蠻荒地帶握鋤頭做苦工。

『喔！老楊，你過來。』中飯過後，大生要跟老同學單獨談一談。『我很不明白，爲什麼你要走到這裡？』

『那麼，你呢？』對方指着他的鼻子。

『我？不是我的意思，我着了人家的道才幹的！』

『爲什麼？』

『不爲什麼，我已經決定在這幾天內離開，嚇！偏偏你又踏着我的後路走過來。』

『生活，都是生活，大勢所趨是無可奈何的事。』

『無可奈何嗎？你爲什麼不想到改造？澈底的改造？』

老楊跳了一跳，朝陌生的四週掃一眼。『改造？是的，不合理的就應該改造，照你的意見……』

『你是說辦法？我的辦法就是離開！找尋適合於你的身份的工作。』

『適合身份嗎？』

『對啦！你是一個智識份子，有學問的斯文人，爲甚麼——唉！你實在看不起自己了。』

『看不起自己嗎？』

『實在的，你應該明瞭你的身份，因為這些工作對於他們是再適合不過，對你，或者是對我就應該例外，好像，一些輕鬆的工作，一些高尚的工作，總之你不能讓人家瞧不起。』

健康的青年人不停眨眼睛。『大生，老郭！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不明白就罷！記住，你已經走錯了路，我真替你感到可惜。』

郭大生噓出一口長氣，面對這位自甘「墮落」的老同學他不想再說甚麼；不過對於那個不能理解他所說的令人吃驚的昏庸態度，無論如何都不能使他相信。在彼此離開的三兩年時間內老楊究竟幹了些甚麼工作，大生依稀猜到了多少，那麼對那個的昏庸態度便不必有多大的奇怪了，於是，他有點瞧不起老楊。

『我覺得並沒有走錯。』沉默片刻的老楊用手揩鼻子：『智識份子，什麼，我們配稱這個嗎？』

『噢！你要小看了自己？你不承認比他們懂得多？』

『不見得罷，我們不過比他們多讀幾年書，認多幾個死硬字，像這樣便自認為智識份子那真太侮辱斯文了！請別見怪，你認為自己了不起，但是除了懂得簽名劃號寫白話信外，你還能實際幹點什麼呢？』

『老楊！』

『我明白，還可以自鳴清高，在無知的人們面前擺身份車大炮！』

『不是這樣說！』

不是這樣說的話，那麼你一定準備從頭學起，在某項職業下加緊訓練或爲日後的專門人材，你是不是這樣想？』

『你以爲我是這樣想？』大生的臉色很難看。

『不然你說的所謂輕鬆，所謂高尚的工作是從那裡說起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剛才你不是正在勸我的？』老楊笑了笑，一壁揩鼻子。『其實所謂輕鬆，所謂高尚在我們年青人的腦子裡是不應該有的壞思想，年青人有的是氣力，爲什麼不能用氣力換飯吃？哎喲！出氣力便不算高尚？什麼使你這樣想，是不是因爲讀了幾本書？想起讀書的高尚，和捧着書本的輕鬆？』

『不知道！總之我不喜歡，這還不夠嗎？』

本來是懷着一番好意去指點別人的迷津，不竟換人一副尷尬的局面，早知如此，郭大生還不如睡一回覺的舒服。他筆直朝後門走去了。

『先生，聽說你不做了，是不是？到那裡去呢？回家嗎？噢！你不說家裡沒有事才做走到這裡來？辛苦嗎？慢些日子你就會慣下去的，真可惜！你就要走了。』

伙伴們都知道郭大生要走的消息，當着面有不少人勸他應該三思而後行，短短的日子裡竟在伙伴中建立起一道如此良好的友誼，郭大生不免在心頭起了些微的感觸，『這些老粗倒有點兒人情味的呢！』他只管對人笑笑，不作肯定的回答。事實上「公司屋」裡自添進了老楊兩個青年人起，他的決心忽然泛起模糊的輪廓，而迅速動搖起來。

老楊像是一團火燄，他所經過的地方都是一片暖洋洋熱烘烘的，他的態度獲得大家一致讚美，他的說話通常獲得良好的反應。

『楊先生說的一點不錯！』

『叫我老楊好了，我不是先生，那個才是！』他指着坐在老遠的大生。『喂！先生！過來呀！擺架子還是害羞？又不是小姐。』

證明不是擺架子或害羞，郭大生在以後的大眾場合裡總有上一份兒。同時他漸漸覺得這班老粗經老楊一番「改造」後不再是令人討厭，時常掛在心頭的身份問題無形中也變成了無足輕重的東西，有時乾脆忘記掉。

老楊對他彷彿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說不出是甚麼一回事，在彼此的眼光偶然接觸在一齊的時候，就像是那個的眼光裡藏有兩把尖刀，直刺進他的靈魂深處。他躲着

，但又矛盾地在找機會多碰面。

一個冰涼而鬆懈的晚上，大生抱着一個奇怪的心理偷偷問老楊：

『老楊，你那個朋友每晚在寫信，真多信呀！』

老楊瞥一瞥伏在燈下的一眼，『不是寫信，在寫東西。』

『寫東西？寫什麼東西？』

『他是搞文藝工作。』

『啊！作家？』

『奇怪麼？用不着大驚小怪，不過我才是奇怪，怎麼人家會稱你先生的？』

郭大生臉孔一熱：『我不知道。』

『不知道，便讓我說罷，你有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因此不免在他們面前吹法螺，提身價，他們便贈送你封號，表示彼此應該疏遠的敬意，對不對？』

『事實是這樣，我不過是照實說實，那是全無辦法的。』

『所以，你應該覺察出工人們純樸的優良品質，他們簡直沒有讓你找出虛偽而可憎惡的地方，你常說的改造，其實該先改造的還是你那套卑鄙的思想哩！』

『我的思想？……』他沉吟着，不大好意思地看一看其他的東西。

『大生！還沒有睡嗎？』那是金哥的聲音，一條瘦長的影子從旁邊撇過來。『你準

『你是說誰啊？誰回家去？』

『咦！不是你嗎？』

『我？我沒有！』

『啊！對啦！好好的爲什麼要想起回家呢？出門人，神仙，老虎，狗，好好壞壞什麼都不怕做，那才是，我知道你回家去一定是吃老米！』

『什麼，先生不走了？』一個聲音在附近問。

『先生不走了？』差不多是一齊的聲音，在大廓落落的屋子四週響起來。

郭大生張皇四顧，忽覺得一隻手臂給人握得緊緊熱熱的，老楊緊挨着他的身體坐過來，嘴巴張了許久，才斷斷續續說出一些話：

『老郭！你不想回家了？哎唷，真好，我真高興，是不是？你不騙人的？我相信你一定不會騙人的，你看，大家都很關心，哈哈！我真替你高興，你能及時改變你的壞思想，那是好的，好的……』

後記

本書是繼「韭菜花開」、「房客」下來的第三本短篇小說集。自「房客」出版以後我就很少動筆，間中隨興之所至寫寫散文隨筆一類短篇，寫小說是給逼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少得可憐，現在居然能彙集成冊，可說是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實在是幸運得很。

說來慚愧，我所能拿出的貨色就只限於這些了，而且都是屬於平凡一類的。我明白寫作的道路是多麼崎嶇和遙遠，能走上一歩便算一歩，雖然踏出的腳步那麼疲弱乏力，但求能留下淡淡的痕跡，給自己一番回顧，一番警惕，這就已經滿足。要說這本小集子對我感到同樣的滿足，那又不是這回事，不過愛惜是真的，因為儘管幼稚得難登大雅之堂，總是吮吸着自己心血成長的呵！

有耕耘才有收穫。到如今我才懊悔一向疏於耕耘，拼拼湊湊才勉強檢出這七篇舊作，其中三篇：「老屋」、「在病院中」、「浮沉」和「出身」，是以「沙風」爲筆名的。除了一篇「詩人方如夢」曾刊在「蕉風月刊」小說專輯外，其餘均以「原上草」爲筆名在「南洋商報」文藝副刊及小說版發表。今多蒙「呼聲出版有限公司」錯愛，結集收入「呼聲叢書」，使我感到非常的榮幸，同時給我一份心情上的負擔，但願這本集子像

一顆小水滴，在一汪死水裡激起細細的漣漪……



*
作
者



出版者：

Published By:



呼聲

云版有限公司

**the voice
publication sdn. bhd.**

registered office: 3rd floor kwong yik bank building
tel: 274306 75 jalan bandar kuala lumpur

承印者：

Printed By:

Eagle Trading Company

司公易貿廣天

NO. 8, 213 ROAD,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定價馬幣一元八角